

明史稿

3



明史藁

列傳第二百一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

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西域一

哈密衛

柳城

火州

土魯番

哈密東去嘉峪關一千六百里漢伊吾盧地明帝置宜禾都尉領屯田唐為伊州宋入於回紇元末以威武王納忽失里鎮之尋改為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洪武中太祖既定畏兀兒地置安定等衛漸逼哈密安克帖木兒懼將納款及成祖初遣官招諭之許其以馬市易即遣使來朝貢馬百九十

匹永樂元年十一月至京帝喜賜賚有加又命有司給直收其市易馬四千七百四十匹擇良者十匹入內廐餘以給守邊騎士明年六月復貢請封廷議言彼故王爵宜仍其舊改封之帝曰前代封爵不足論但取誠心向化因而封之俾守其地乃封爲忠順王賜金印其王貢馬謝恩已而爲迤北可汗鬼力赤毒死其國人以病卒聞三年二月遣官賜祭以其兄子脫脫爲王賜玉帶脫脫自幼俘入中國帝拔之奴隸中俾列宿衛欲令嗣爵慮其祖母及諸頭目不從遣官問之諸人不敢違請還王其衆故有是命因賜其祖母及母綵幣旋遣使貢馬謝恩四年春甘肅總兵官宋晟奏脫脫爲祖母所逐帝怒敕責其頭目曰脫脫朝廷所立即有過不奏而擅逐

之是慢朝廷也老人昏耄頭目亦不知朝廷邪卽迎歸善厓
輔俛孝事祖母由是脫脫得還祖母及頭目各遣使謝罪三
月立哈密衛以其頭目馬哈麻火者等爲指揮千百戶等官
又以周安爲忠順王長史劉行爲紀善輔導其王其冬授頭
目十九人爲都指揮等官明年宋晟奏頭目陸十等作亂已
誅慮他變請兵防禦帝命晟發兵應之而以安克帖木兒妻
子往依鬼力赤恐誘賊侵哈密敕晟謹備未幾晟卒以何福
代又敕福開誠撫忠順母却其禮物以生嫌會頭目請設把
總一人理國政帝敕福曰置把總是增一王也政令不一下
安適從寢其議自是比歲朝貢悉加優賜其使臣皆增秩授
官以爲常然帝眷脫脫特厚而脫脫顧凌侮朝使沈湏昏瞶

不恤國事其下買任等交諫不從帝聞之怒八年十一月遣
官賜敕戒諭之未至而脫脫以暴疾卒訃聞遣官賜祭擢都
指揮同知哈刺哈納爲都督僉事鎮守其地賜敕及白金綵
幣且封脫脫從弟兔力帖木兒爲忠義王賜印誥玉帶世守
哈密十年貢馬謝恩自是修貢惟謹故王祖母亦數奉貢十
七年帝以朝使往來西域者忠義王致禮延接命中官齎綺
幣勞之賜其母妻金珠冠服綵幣及其部下頭目其使臣及
境內回回尋貢馬三千五百餘匹及貂皮諸物詔賜鈔三萬
二千錠綺百帛一千二十一年貢駝三百三十馬千匹仁宗
踐阼詔諭其國洪熙元年再入貢方賀卽位而仁宗已崩宣
宗繼統其王兔力帖木兒亦卒使來告哀宣德元年遣官賜

祭命故王脫脫子卜荅失里嗣忠順王且以登極肆赦命其國中亦赦其王貢馬謝恩明年遣弟北斗奴等來朝貢駝馬方物授北斗奴都督僉事因命中官諭王遣故忠義王弟脫歡帖木兒赴京三年以下荅失里年幼命脫歡帖木兒嗣忠義王同理國事自是二王竝貢歲或三四至奏求婚娶禮幣命悉子之正統二年脫歡帖木兒卒封其子脫脫塔木兒爲忠義王未幾卒已而忠順王亦卒封其子倒瓦荅失里爲忠順王五年遣使三貢廷議以爲繁定令每年一貢初成祖之封忠順王也以哈密爲西域要道欲其迎護朝使統領諸蕃爲西陲屏蔽而其王率庸懦又其地種落雜居一曰回回一曰畏兀兒一曰哈刺灰其頭目不相統屬王莫能節制衆心

離渙國勢漸衰及倒瓦荅失里立都督皮刺納潛通瓦刺猛
可卜花等謀殺王不克王父在時納沙州叛亾百餘家屬敕
王令還止遣其半其貢使又數辱驛吏卒呵叱通事當四方
貢使大宴日惡言詬詈天子不加罪但令慎擇使臣以是益
無忌其地北瓦刺西土魯番東沙州罕東赤斤諸衛悉與構
怨由是鄰國交侵罕東兵抵城外掠人畜去沙州赤斤先後
兵侵皆大獲瓦刺酋也先王母努溫荅失里弟也亦遣兵圍
哈密城殺頭目俘男婦掠牛馬駝不可勝計取王母及妻北
還脅王往見王懼不敢往數遣使告難中國亦寢弱聲靈不
能震雖爲數頒敕命令諸部修好迄不見從惟王母妻獲還
十年也先復取王母妻及弟并掠撒馬兒罕貢使百餘人又

數越王往見王外順朝命實懼也先十三年夏親詣瓦刺居數月方還而遣使誑天子謂守朝命不敢往天子爲賜救褒嘉已知其詐嚴旨詰責然其王迄不能自振會也先方東犯不復還故土以是哈密獲少安景泰三年遣其臣捏列沙朝貢請授官先是使臣至京必加恩命是時于謙掌中樞言哈密世受國恩乃敢交通瓦刺今雖歸款心猶譎詐若加官秩賞出無功乃止終景泰使臣無授官者天順元年倒瓦荅失里卒弟卜列革遣使告哀卽封爲忠順王時都指揮馬雲使西域聞迤北酋亂加恩繭使道不敢進會哈密王報道已通雲乃行至哈密而賊兵竄未遑且謀劫朝使帝疑王與賊通遣使切責四年王卒無子毋努溫荅失里王國事初也先

被誅其弟伯都王及從子兀忽納走居哈密王母爲上書乞
恩授伯都王都督僉事兀忽納指揮僉事自卜列革之亾親
屬無可繼命國人議當襲者久不定頭目阿只等言脫歡帖
木兒外孫把塔木兒官都督同知可繼王母謂臣不可繼君
而安定王阿兒察與忠順王同祖爲請襲封七年冬奏上禮
官言亂加思蘭見哈密無主謀據其地勢危急乞從其請帝
命都指揮賀玉往至西寧逗遛不進哈密使臣苦兒魯海牙
請先行又不許帝逮玉下吏改命都指揮李珍而敕安定罕
東護使臣偕往阿兒察以哈密多難力辭不行珍乃返哈密
素衰微又婦人主國衆益離散卽加思蘭乘隙襲破其城大
肆殺掠王母率親屬部落走苦峪猶數遣使朝貢且告難朝

廷不能援但敕其國人速議當繼者而已其國以殘破故來者日衆成化元年禮官姚夔等言哈密貢馬二十匹而使人乃二百六十人以中國有限之財供外蕃無益之費非策帝不廷臣議定歲一入貢不得過二百人制可明年兵部言王母避苦峪久今賊兵已退宜令還故土從之已而貢使言其地饑寒男婦二百餘人隨來丐食不能歸國命人給米六斗布二匹遣之初國人請立把塔木兒以王母不肯無王者八年至是頭目交章請詞極哀乃擢把塔木兒爲右都督攝行國王事賜之誥印五年王母陳老病乞藥物帝卽賜之尋與瓦剌土魯番遣使三百餘人來貢邊臣以聞廷議貢有定期今前使未回後使又至且瓦剌強寇今乃與哈密偕非哈密

挾其勢以邀利卽瓦刺假其事以窺邊帝乃却其獻令邊臣
宴賚遣還貢使堅不受賜必欲親詣闕下乃命遣十之一赴
京八年把塔木兒子罕慎以父卒請嗣職帝許之而不命其
主國事國中政令無所出土魯番速檀阿力乘機襲破其城
執王母奪金印以忠順王孫女爲妾據守其地九年四月事
聞命邊臣謹戒備救罕東赤斤諸衛協力戰守尋遣都督同
知李文右通政劉文赴甘肅經略抵肅州遣錦衣千戶馬俊
奉敕往諭時阿力留其妹塔牙蘭守哈密而已攜王母金印
已返土魯番俊至諭以朝命抗詞不遜羈俊月餘一日牙蘭
忽至言大兵三萬卽日西來阿力乃宴勞俊等昇王母出見
王母懼不敢言夜潛遣人來云爲我奏天子速發兵救哈密

文等以聞遂檄都督罕慎及赤斤罕東七克力諸部集兵進討十年冬兵至卜隆吉兒川謀報阿力集衆抗拒且結別部謀掠罕東赤斤二衛文等不敢進令二衛還守本土罕慎及七克力畏兀兒之衆退居苦峪文等亦引還肅州帝乃命罕慎權主國事因其請給米布且賜以穀種文等竟無功而還土魯番知中國不足憚久據哈密罕慎恃赤斤罕東而二衛又自相讐殺罕慎勢益孤朝命邊臣築苦峪城移哈密衛於其地罕慎圖興復乃糾罕東赤斤得兵一千三百人與巴所部共萬人以十八年春夜襲哈密城破之牙蘭遁走乘勢連復八城遂還居故土巡撫王朝遠以聞帝喜賜敕獎勵并獎二衛朝遠請封罕慎爲王且言土魯番亦革心向化與罕慎

議和宜乘時安撫取還王孫女及金印俾隨王母共掌國事
哈密國人亦乞封罕慎廷議不從乃進左都督賚白金百兩
綵幣十表裏特敕獎勞將士陞賞有差久之罕慎乞命官取
還金印及王孫女不從命自遣人往索弘治元年從其國人
請封罕慎爲忠順王土魯番阿力已死而其子阿黑麻嗣爲
速檀僞與罕慎結婚誘而殺之仍令牙蘭據其地哈密都指
揮阿木郎來奔求救廷臣請諭土魯番貢使令復還侵地并
敕赤斤罕東共圖興復而已明年哈密舊部綽卜都等率衆
攻牙蘭殺其弟奪其叛臣者盼卜等人畜以歸事聞進秩加
賞先是罕慎遣使來貢未還而遭難其弟奄克孛剌率部衆
逃之邊方朝命以賜罕慎者還賜其弟阿黑麻之去哈密也

止留六十人佐牙蘭阿木郎覘其單弱請援於邊臣調赤斤
罕東兵夜襲破其城牙蘭遁去斬獲甚多以力薄不能守引
還有詔獎賚當是時阿黑麻桀傲甚自以地遠中國屢抗天
子命破哈密而貢使頻至中朝仍善待之由是益輕中國天
子乃薄其賜賚或拘留使臣却其貢物敕責令悔罪訪獲忠
順王族孫陝巴將輔立之阿黑麻漸警懼三年遣使叩關願
獻還哈密及金印釋其拘留使臣天子納其貢仍留前使者
明年果以城印來歸乃從馬文升言還其所拘使臣文升又
言番人重種類且素服蒙古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
三種北山又有小列禿乜克力相侵逼非得蒙古後裔鎮之
不可今安定王族人陝巴乃故忠順王脫脫近屬從孫可主

哈密天子以爲然而諸番亦共奏陝巴當立五年春立陝巴爲忠順王賜印誥冠服及守城戎器擢阿木郎都督僉事與都督同知奄克孛刺共輔之已而諸番索陝巴犒賜不得皆怨阿木郎又引七克力人掠土魯番牛馬阿黑麻怒六年春潛兵夜襲哈密殺其人百餘逃及降者各半陝巴與阿木郎據大土刺以守大土刺華言大土臺也圍三日不下阿木郎急調七克力瓦刺二部兵來援俱敗去乃執陝巴支解阿木郎復令牙蘭據守移書邊臣訴阿木郎罪時土魯番先後貢使皆未還邊臣以其書不遜且僭稱可汗乞命將遣兵先勦除牙蘭然後直抵土魯番馘阿黑麻之首取還陝巴否則降赦嚴責令還陝巴乃宥其罪廷議從後策令守臣拘貢徒縱

數人還齋救曉示禍福帝如其請而命廷推大臣赴甘肅經
略初哈密變聞丘濬謂馬文升曰西陲事重須公一行文升
曰國家有事臣子義不辭難然番人嗜利不善騎射自古未
有西域能爲中國患者徐當靖之濬復以爲言文升請行廷
臣僉言北寇強本兵未可遠出乃推兵部右侍郎張海都督
同知緱謙二人帝賜敕指授二人者甚備而二人皆庸才但
遣土魯番人歸諭其王令獻還侵地身駐甘州待之明年阿
黑麻遣使叩關求貢詭言願還陝巴及哈密乞朝廷亦還其
使者海等以聞請再降敕宣諭廷議言先已降敕今若再降
有傷國體宜令海等自遣人往諭不從命則仍留前使且盡
驅新使出關永不許貢仍與守臣檄罕東赤斤諸部兵直擣

哈密襲斬牙蘭如無機可乘則封嘉峪關毋納其使陝巴雖封王其來與否於中國無損益宜別擇賢者代之帝以陝巴既與中國無損益則哈密城池已破如獻還當若何處之廷臣復言陝巴乃安定王千奔之姪忠順王之孫向之封王欲令鎮撫一方爾今被擄孱弱可知即使復還勢難復立宜革其王爵居之甘州犒賚安定王諭以不復立之故令都督奄克孛刺總理哈密事與回回都督寫亦虎仙哈刺灰都督拜迭力迷失等分領三種番人以輔之且修濬苦峪城塹凡番人散處甘涼者令悉還其地給以牛具口糧若陝巴未還不必索取意謂我不急陝巴彼將自還也帝悉如其言敕諭海等海等見敕書將棄陝巴甚喜卽逐其貢使閉嘉峪關繕修

苦峪城令流寓番人歸其地拜疏還朝八年正月至京言宜
交章劾其經略無功竝下吏貶秩而哈密終不還文升銳意
謀興復用許進巡撫甘肅以圖之進偕大將劉寧等潛師夜
襲牙蘭乘善馬逸去斬其遺卒撫降餘衆而還自明初以來
官軍無涉其地者諸番始知畏阿黑麻亦欲還陝巴然哈密
屢破遺民入居者旦暮虞寇而阿黑麻果復來攻固守不下
迄散去諸人自以窮窘難守盡焚室廬走肅州求濟邊臣以
聞詔賜牛具穀種并發流寓三種番人及哈密之寄居赤斤
者盡赴苦峪及瓜沙州俾自耕牧以圖興復時哈密無王奄
克孛刺爲之長十年遣其黨寫亦虎仙等來貢已給幣帛五
千酬其直而使臣猶久留大肆魚然禮官徐瓊等極論其罪

乃驅之去時諸番以朝廷閉關絕貢不得入咸怨阿黑麻阿黑麻悔送還陝巴及哈密之衆乞通貢如故廷議謂無番文不可驟許必令具文乃從其請陝巴前議廢今使暫居甘州俟衆頭目俱歸心然後修復哈密城塹令復舊業帝悉從之其冬起王越總制三邊軍務兼經理哈密十一年秋越言哈密不可棄陝巴亦不可廢宜仍其舊封令先還哈密量給修城築室之費而犒賜三種番人及赤斤罕東小列禿七克力諸部以獎其前勞且責後效帝亦報可自是哈密復安而土魯番亦修貢惟謹奄克孛刺者罕慎弟也與陝巴不相能當事患之令陝巴娶罕慎女與之結好而陝巴嗜酒搥剋失衆心部下阿孛刺等咸怨十七年春陰搆阿黑麻迎其幼子真

帖木兒王哈密陝巴懼挈家走苦峪奄克孛刺與寫亦虎仙
在肅州邊臣以二人爲番衆所服令還輔陝巴與百戶董傑
偕行傑有膽略旣抵哈密阿孛刺與其黨五人約夜中以兵
來劫傑知之與奄克孛刺等謀召阿孛刺等計事立斬之其
下遂不敢叛乃令陝巴還哈密真帖木兒還土魯番真帖木
兒年十三其母卽罕慎女也聞父已死兄滿速兒嗣爲速檀
與諸弟相讐殺懼不敢歸願倚奄克孛刺曰吾外祖也邊臣
慮與陝巴隙居之甘州十八年冬陝巴卒其子拜牙卽自稱
速檀命封爲忠順王正德三年寫亦虎仙入貢不與通事偕
行自攜邊臣文牒投進大通事王永怒疏請究治寫酋亦奏
永需求永供奉豹房恃寵恣橫詔勿究治兩戒諭之寫酋自

是益輕朝廷潛懷異志初拜牙卽嗣職滿速兒與通和且遣使求直帖木兒邊臣言與之便樞臣謂土魯番稔惡久今見我扶植哈密聲勢漸張乃卑詞求貢以還弟爲名我留其弟正合古人質其親愛之意不可遽遣帝從之至六年始命寫亦虎仙偕都督滿哈刺三送之西還至哈密奄克孛刺欲止之二人不可護至土魯番遂以國情輸滿速兒且誘拜牙卽叛中國拜牙卽素昏愚性又淫暴心怵屬部害已而滿速兒又甘言誘之卽欲偕奄克孛刺同往不從奔肅州拜牙卽遂以八年秋棄城叛入土魯番滿速兒卽遣火者他只丁據哈密又遣火者馬黑木赴甘肅言拜牙卽不能守國滿速兒遣將代守乞犒賜九年四月事聞命都御史彭澤往經略澤未

至賊遣兵分掠苦峪沙州聲言予我金幣萬卽歸城印澤抵
甘州謂番人嗜利可因而款也遣通事馬驥諭令還侵地及
王當予重賞滿速兒僞許之澤卽畀幣帛二千及白金酒器
一具十一年五月拜疏言臣遣通事往宣國威要以重賞其
酋悔過效順卽以金印及哈密城付之滿刺哈三寫亦虎仙
二人召還他只丁并還所奪赤斤衛印惟忠順王在他所未
還請錄效勞人役功賜臣骸骨歸田里帝卽令還朝而忠順
王迄不返他只丁亦不肯退復要重賞始以城來歸明年五
月甘肅巡撫李昆上言得滿速兒牒謂拜牙卽不可復位卽
還故土已失人心乞別立安定王于奔後裔此言良然如必
欲其復國乞敕滿速兒兄弟送還仍厚賜繒帛冀其效順廷

議經略西陲已踰三載而忠順迄無還期宜興師絕貢不可
遂其要求損我威重但城印歸國體具在宜敕責滿速兒背
負國恩求取無厭仍量賜其兄弟令其速歸忠順不從則閉
關絕貢嚴兵爲備從之初寫亦虎仙與滿速兒深相結故首
倡逆謀已而有罪滿速兒欲殺之大懼求他只丁爲解許賂
幣千五百匹期至肅州畀之且啗之入寇曰肅州可得也滿
速兒喜令與其婿馬黑木俱入貢以覘虛實且徵其賂邊臣
以同來火者撤者兒乃火者他只丁弟懼爲變并其黨虎都
寫亦羈之甘州而督寫亦虎仙出關懼不肯去他只丁聞其
弟被拘怒復誘奪哈密城請滿速兒移居之分兵脅據沙州
擁衆入寇至兔兒壩游擊芮寧與參將蔣存禮都指揮黃榮

王琮各率兵往禦寧先抵沙子壩遇賊賊悉衆圍寧而分兵
綴諸將寧所部七百人皆戰沒賊薄肅州城索所許幣副使
陳九疇固守且先絕其內應賊知事洩慮援兵至大掠而去
十二年正月羽書聞廷議復命彭澤總制軍務偕中官張永
都督卻永率師西征賊還至瓜州副總兵鄭廉合奄克孛刺
兵擊敗之斬七十九級賊乃遁去又與瓦剌相攻力不敵移
書求款澤等乃罷行先是寫亦虎仙與子米兒馬黑木壻火
者馬黑木及其黨失拜烟荅俱以內應繫獄失拜烟荅被捶
死及事平械寫亦虎仙赴京下刑部獄其子仍繫甘州失拜
烟荅子米兒馬黑麻者寫亦虎仙姪壻也以入貢在京探知
王瓊欲傾彭澤突入長安門訟父冤下錦衣獄會兵部法司

請行甘肅訊報瓊欲因此興大獄奏遣科道二人往勘明年
勘至於澤無所坐瓊怒劾澤欺罔辱國斥爲民坐昆九疇激
變逮下吏竝獲重譴明年寫亦虎仙亦減死遂資緣錢寧與
其壻得侍帝左右帝悅之賜國姓授錦衣指揮扈駕南征滿
速兒犯邊後屢求通貢不得十五年歸先所掠將卒及忠順
王家屬復求貢廷議許之而王迄不還巡按御史潘倣力言
貢不當許不聽明年世宗嗣位楊廷和以寫亦虎仙稔中國
情實歸必爲邊患於遺詔中數其罪并其子壻竝伏誅而用
陳九疇爲甘肅巡撫時滿速兒比歲來貢朝廷待之若故亦
不復問忠順王事至嘉靖三年秋忽擁二萬騎圍肅州分兵
犯甘州九疇及總兵官姜瓖等力戰敗之斬他只丁賊乃却

去事聞命兵部尚書金獻民西討抵蘭州賊已久退乃引還
九疇因力言賊不可撫乞閉關絕貢專固邊防可之明年秋
賊復犯肅州分兵圍參將雲冒而以大眾掠南山九疇時已
解職他將援軍至賊始遁當是時番屢犯邊城當局者無能
振國威爲天子効忠敵愾而一二新進用事者反借之以修
宿怨由是封疆之獄起百戶王邦奇者素憾楊廷和彭澤六
年春上言今哈密失國番賊內侵由澤賂番求和廷和論殺
寫亦虎仙所致誅此兩人庶哈密可復邊境無虞桂萼張璁
輩欲藉此興大獄斥廷和澤爲民盡置其子弟親黨於理有
自殺者復遣給事錦衣官往按番酋牙蘭言非敢獲罪天朝
所以犯邊由冤殺寫亦虎仙失拜烟荅二人故今願獻還城

印贖前罪事下兵部尚書王時中等言番酋乞貢數四先已下總制尚書王憲因其貢使鑄責所請當不妄第其詞出牙蘭非真求貢之文或詐以款我若果悔罪必先歸城印及所掠人畜械送首惡稽首關門方可聽許帝納之萼以前獄未竟必欲重興大獄請留質牙蘭遣譯者諭其主還侵地而與禮兵二部尚書方獻夫王時中等協議爲挑激之詞言番人上書者四輩皆委咎前吏雖詞多詆飾亦事發有因宜遣官嚴覈激變虛實用服其心其他具如前議九疇報捷時言滿速兒牙蘭已斃砲石下二人實未死帝固疑之覽萼等議益疑邊臣欺罔手詔數百言切責九疇欲置之死而戒首輔楊一清勿黨庇遂遣官逮九疇尚書金獻民侍郎李昆以下坐

累者四十餘人七年正月九疇逮至下獄萼等必欲殺之并
株連廷和澤刑部尚書胡世寧力救帝稍悟免死戍邊澤獻
民等皆落職番酋氣益驕而萼又薦王瓊督三邊盡釋還九
疇所繫番使許之通貢番酋迄不悔罪侮玩如故其年牙蘭
獲罪其主率部帳來歸邊臣受之滿速兒怒其部下虎力納
咱兒引瓦刺二千餘騎犯肅州至老鶴堡值撒馬兒罕貢使
在堡中賊呼與語游擊彭濬急引兵擊之賊言欲問信通和
濬不聽進戰破之賊遁走赤斤使人持番文求貢委罪瓦刺
詞多悖謾瓊希時貴指必欲議撫因言番人且悔宜原情赦
罪以罷兵息民并上濬及副使趙載功狀章下兵部初胡世
寧之救陳九疇也欲棄哈密不守言拜牙卽久歸土魯番卽

還故土亦其臣屬其他族裔無可繼者回回一種早已歸之
哈刺灰畏兀兒二族逃附肅州已久不可驅之出關然則哈
密將安興復哉縱得忠順嫡派畀之金印助之兵食誰與爲
守不過一二年復爲所奪益彼富強辱我皇命徒使再得城
印爲後日要挾之地乞聖明熟籌如先朝和寧交趾故事置
哈密勿問如其不侵擾則許之通貢否則閉關絕之庶不以
外番疲中國詹事霍韜力駁其非至是世寧改掌兵部上言
番酋變詐多端欲取我肅州則漸置奸回於內地事覺則多
縱反間傾我輔臣乃者許之朝貢使方入關而賊兵已至河
西幾危此閉關與通貢利害較然今瓊等旣言賊薄我城堡
縛我士卒聲言大舉以恐喝天朝而又言賊方懼悔宜仍許

通貢何自相牴牾若是霍韜又以賊無印信番文爲疑臣謂
卽有印信又安足據第毋墮其術中以間我忠臣弛我邊備
斯可矣牙蘭本我屬番爲彼掠去今束身來歸事屬反正宜
卽撫而用之招彼攜貳益我藩籬至於興復哈密臣等竊以
爲非中國所急也夫哈密三立三絕今其王已爲賊用民盡
流亾借使更立他種彼強則入寇弱則從賊難保爲不侵不
叛之臣故臣以爲立之無益適令番酋挾爲奸利耳乞賜瓊
璽書令會同甘肅守臣遣番使歸諭滿速兒詰以入寇狀倘
委爲不知則令械送虎力納咱兒或事出瓦刺則縛其人以
自贖否則羈其使臣發兵往討庶威信竝行賊知斂戢更救
瓊爲國忠謀力求善後之策以通番納貢爲權宜足食固圉

爲久計封疆幸甚疏入帝深然之命瓊熟計詳處毋輕信番
言至明年甘肅巡撫唐澤亦以哈密未易興復請專圖自治
之策瓊善之據以上聞帝報可自是置哈密不問土魯番許
之通貢西陲藉以息肩而哈密後爲失拜烟荅子米兒馬黑
木所有服屬土魯番朝廷猶令其比歲一貢異於諸番迄隆
慶萬曆朝猶入貢不絕然非忠順王苗裔矣

柳城一名魯陳又名柳陳城卽後漢柳中地西域長史所治
唐置柳中縣西去火州七十里東去哈密千里經一大川道
旁多骸骨相傳有鬼魅行旅早暮失侶多逃死出大川渡流
沙有山青紅如火山下有城屹然廣二三里卽柳城也四面
皆田園流水環繞樹木陰翳土宜稌麥豆麻有桃李棗瓜胡

蘆之屬而葡萄最多小而甘無核名鎖子葡萄畜有牛羊馬
駝節候常和土人淳朴男子椎結嬾人蒙皂布其語音類畏
兀兒永樂四年劉帖木兒使別失八里因命齋綵幣賜柳城
酋長明年其萬戶瓦赤剌卽遣使來貢七年傅安自西域還
其酋復遣使隨入貢帝卽命安齋綺帛報之十一年夏遣使
隨白阿兒忻台入貢其冬萬戶觀音奴再遣使隨安入貢二
十年與哈密共貢羊二千宣德五年其頭目阿黑把失來貢
正統五年十三年竝入貢自後不復至柳城密邇火州土魯
番凡天朝遣使及其酋長入貢多與之偕後土魯番強二國
竝爲所滅

火州又名哈刺在柳城西七十里土魯番東三十里卽漢車

師前王地隋時爲高昌國唐太宗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宋時回鶻居之嘗入貢元名火州與安定曲先諸衛統號畏兀兒置達魯花赤監治之永樂四年五月命鴻臚丞劉帖木兒護別失八里使者歸因齎綵幣賜其王子哈散明年卽遣使貢玉璞方物其使臣言回回行賈京師者甘涼軍士多私送出境洩漏邊務帝命御史往按且敕總兵官宋晟嚴束之七年遣使偕哈烈撒馬兒罕來貢十一年夏都指揮白阿兒忻台使其國遣使偕俺的干失刺思等九國來貢其秋命陳誠李暹等以璽書文綺紗羅布帛往勞十三年冬遣使隨誠等來貢自是久不至正統十三年復來貢後遂絕其地多山青紅若火故名火州氣候熱五穀畜產與柳城同城方十餘里

僧寺多於民居東有荒城卽高昌國都漢戍已校尉所治西北連別失八里國小不能自立後爲土魯番所并

土魯番在火州西百里去哈密千餘里嘉峪關二千六百里漢車師前王地隋高昌國唐滅高昌置西州及交河縣此則交河縣安樂城也宋復名高昌爲回鶻所據嘗入貢元設萬戶府永樂四年遣官使別失八里道其地以綵幣賜之其萬戶賽因帖木兒遣使來朝貢玉璞明年達京師六年其國番僧清來率徒法泉等朝貢天子欲令化導番俗卽授爲灌頂慈慧圓智普通國師徒七人竝爲土魯番僧綱司官賜賚甚厚由是其徒來者不絕貢名馬海青及他物天子亦數遣官獎勞之二十年其酋尹吉兒察與哈密共貢馬千三百匹賜

賚有加已而尹吉兒察爲別失八里酋歪思所逐走歸京師
天子憫之命爲都督僉事遣還故土尹吉兒察德中國洪熙
元年躬率部落來朝宣德元年亦如之天子待之甚厚渥還
國病卒三年其子滿哥帖木兒來朝已而都督鎖恪弟猛哥
帖木兒來朝命爲指揮僉事五年都指揮僉事也先帖木兒
來朝正統六年朝議土魯番久失貢因米昔兒使臣還令齎
鈔幣賜其酋巴刺麻兒明年遣使入貢初其地介于闐別失
八里諸大國間勢甚微弱後侵掠鄰境火州柳城皆爲所并
國日強其酋也密力火者遂僭稱王以景泰三年偕其妻及
部下頭目各遣使入貢天順三年復貢其使臣進秩者二十
有四人先後命指揮白全都指揮桑斌等使其國成化元年

禮官姚夔等定議土魯番三年或五年一貢貢不得過十人
五年遣使來貢其酋阿力自稱速檀奏求海青鞍馬蟒服綵
幣器用禮官言物多違禁不可盡從命賜綵幣布帛明年復
貢奏求忽撥思箏鼓羅靴鐙高麗布諸物廷議不許是時土
魯番愈強而哈密以無主削弱阿力欲并之九年春襲破其
城執王母奪金印分兵守之而去朝廷命李文等經略無功
而還而阿力修貢如故一歲中使來者三朝廷仍善待之未
嘗一語嚴詰貢使益傲求馴象兵部言象以備儀衛禮有進
獻無求索乃却其請其使臣復言已得哈密城池及瓦刺奄
檀王人馬一萬又收捕曲先并亦思渴頭目倒刺火只乞朝
廷遣使通道往來和好帝曰迤西道無阻不須遣官阿力果

誠心修貢朝廷不計前愆仍以禮待頃之其使臣復言赤斤諸衛素與有仇乞遣將士護行且謂阿力雖得哈密止以物產充貢願質使臣家屬於邊賜敕歸諭其王獻還城印帝從其護行之請而賜敕諭阿力獻王母及城印卽和好如初使臣還復遣他使再入貢而不還哈密十二年八月甘州守臣言番使謂王母已死城印俱存俟朝廷往諭卽獻還帝已却其貢使復俛入京當是時大臣專務姑息致遐方小醜玩侮無顧忌十四年阿力死其子阿黑麻嗣爲速檀遣使來貢十八年哈密都督罕慎潛師擣哈密克之賊將牙蘭遁走阿黑麻頗懼朝議罕慎有功將立爲王阿黑麻聞之怒曰罕慎非忠順族安得立乃僞與結婚以弘治元年躬至哈密城下誘

罕慎盟執殺之復據其城而遣使入貢稱與罕慎締姻乞賜
蟒服及九龍渾金膝襪諸物使至甘州而罕慎之變已聞朝
廷亦不罪但令還諭其主歸我侵地番賊知中國易與不奉
命而復遣使來貢禮官議薄其賞拘使臣番賊稍懼三年春
偕撒馬兒罕貢獅子願獻還城印朝廷亦還其使臣禮官請
却勿納帝不從及使還命內官張芾護行諭內閣草敕閣臣
劉吉等言阿黑麻背負天恩殺我所立罕慎宜立遣大將直
擣巢穴滅其種類始足雪中國之憤或不卽討亦當如古帝
王封玉門關絕其貢使猶不失大體今皆不然寵其使臣厚
加優待又遣中使伴送此何理哉陛下事遵成憲今秋乃無
故召番人入大內看戲獅子大賚御品誇耀而出都下聞之

咸爲駭歎謂祖宗以來從無此事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奈何屈萬乘之尊爲奇獸之玩俾異言異服之人襍遯清嚴之地哉況使臣滿刺土兒卽罕慎外舅怙主事讐逆天無道而阿黑麻聚集人馬謀犯肅州名雖奉貢意實叵測兵部議羈其使臣正合事宜若不停張芾之行彼使臣還國阿黑麻必謂中土帝王亦可通情希寵大臣謀國君不聽信其奈我何長番賊之志損天朝之威莫甚於此疏入帝止芾行而問閣臣興師絕貢二事吉等以時勢未能但請薄其賜賚因言飼獅日用二羊十歲則七千二百羊矣守獅日役校尉五十人一歲則一萬八千人矣若絕其餵養聽其自斃傳之千載實爲美談帝不能用其秋又遣使從海道貢獅子朝命却之其

使乃潛詣京師禮官請治沿途有司罪仍却其使從之當是時中外又安大臣馬文升耿裕輩咸知國體於貢使多所裁損阿黑麻稍知中國有人乃以四年秋遣使再貢獅子願還金印及所據十一城邊臣以聞許之果以城印來歸明年封陝巴爲忠順王納之哈密厚賜阿黑麻使臣先所拘者盡釋還六年春其前使二十七人還未出境後使三十九人猶在京師而阿黑麻復襲陷哈密執陝巴以去帝命侍郎張海等經略而優待其使俾得進見禮官耿裕等諫曰朝廷馭外蕃宜惜大體蕃使自去年入都久不宣召乃今春三月以來宣召至再且賜幣帛羊酒正當謾書投入之時小人何知將謂朝廷恩禮視昔有加乃畏我而然事于國體不可不愼況此

賊崛強無禮久蓄不庭之心所遣使臣必其親信腹心乃令出入禁掖略無防閑萬一奸宄窺伺潛逞逆謀雖悔何及今其使寫亦滿速兒等宴賚已竣猶不肯行曰恐朝廷復宣召夫不寶遠物則遠人格獅本野獸不足爲奇何至上煩鑾輿屢加臨視致荒徼小醜得覲聖顏藉爲口實疏入帝卽遣還張海等抵甘肅遵朝議却其貢物羈前後使臣一百七十二人於邊閉嘉峪關永絕貢道而巡撫許進等又潛兵直擣哈密走牙蘭阿黑麻漸懼其鄰邦不獲貢胥怨阿黑麻乃以十年冬送還陝巴款關求貢廷議許之十二年其使再來命前使安置廣東者悉釋還十七年阿黑麻死諸子爭立相仇殺已而長子滿速兒嗣爲速檀修貢如故明年忠順王陝巴卒

子拜牙卽襲昏愚失道國內益亂而滿速兒桀黠變詐踰於
父復有吞哈密之志正德四年以其弟真帖木兒在甘州因
貢使乞放還朝議不許久之以甘肅守臣奏始送之還還卽
以邊情告其兄共謀爲逆九年遂誘拜牙卽叛復據哈密朝
廷遣彭澤經略贖還城卽其部下他只丁復據之且導滿速
兒犯肅州自是哈密不可復得而患且中於甘肅會中朝大
臣自相傾陷番酋覘知之益肆讒搆賊腹心得侍天子中國
體大虧賊氣焰益盛十五年遂復許通貢甘肅巡按潘倣言
番賊犯順殺戮剽掠慘不可勝言今雖悔罪果足贖前日萬
一乎數年以來雖嘗閉關未能問罪今彼以困憊求通且將
窺我意向探我虛實緩我後圖誘我重利不於此時稍正其

罪將益啓輕慢之心招反覆之釁非所以尊中國馭外蕃也
況彼蕃文執難從之詞示敢拒之狀當悔罪求通之日爲侮
慢不恭之語其變詐已見若曰來者不拒馭戎之常盡略彼
事之非納求和之使必將叨冒恩禮飽饜賞餼和帑私販滿
載而歸所欲旣足驕志復萌少不慊心動卽藉口反覆之釁
且在目前何則彼叛則未有罪而反獲鈔掠之利來則未必
見拒而更有賜賚之榮又何憚而不爲臣謂宜乘窘迫之時
聊爲懼伏之計雖納其悔過之詞姑阻其來貢之使降敕責
其犯順仍索歸還未盡之人其蕃文可疑者詳加詰問使彼
知中國尊嚴天威難犯庶幾反側不萌歸服可久時王瓊力
主款議不納其言明年世宗立賊腹心寫亦虎仙伏誅失所

恃再謀犯邊嘉靖三年寇肅州掠甘州四年復寇肅州皆先
利去於是卑詞求貢會張桂等起封疆之獄遂陰庇滿速兒
再許之貢議已定矣賊黨牙蘭者本曲先人幼爲番掠長而
黠健阿力以妹妻之握兵用事久爲西陲患至是得過其主
七年夏率所部二千人來降有帖木兒哥土巴者俱沙州番
族土魯番役屬之歲徵婦女牛馬不勝侵暴亦率其族屬數
千帳來歸邊臣悉處之內地滿速兒怒使其部下虎力納咱
兒引瓦剌寇肅州不勝則復遣使求貢總督王瓊請許之詹
事霍韜言番人攻陷哈密以來議者或請通貢或請絕貢聖
諭必有悔罪番文然後許今王瓊譯進之文皆其部下小醜
之語無印信足憑我遽許之恐戎心益驕後難駕馭可虞者

一哈密城池雖稱獻還然無實據何以興復或者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彼愈得志必且劫我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瓦剌內擾河西而邊警無時息矣可虞者二牙蘭爲番酋腹心擁衆來奔而彼云不知所向安知非詐降以誘我他日犯邊曰納我叛臣也我不歸彼叛臣彼不歸我哈密自是西陲益多事而哈密終無興復之期可虞者三牙蘭之來日給廩餼所費實多猶曰羈縻之策不獲已也倘番酋擁衆叩關索彼叛人將予之邪抑拒之邪又或牙蘭包藏禍心構變於內內外協應何以禦之可虞者四或曰今陝西饑困甘肅孤危哈密可棄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以哈密難守卽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

肅乎昔文皇之立哈密也因元遺孽力能自立因而立之彼
假其名我享其利今忠順之嗣三絕矣天之所廢孰能興之
今於諸夷中求其雄傑能守哈密者卽昇金印俾和輯諸番
爲我藩蔽斯可矣必求忠順之裔而立焉多見其固也疏入
帝嘉其留心邊計下兵部確議尚書胡世寧等力言牙蘭不
可棄哈密不必興復請專圖自治之策帝深納其言自是番
酋許通貢而哈密城印及忠順王存亾置不復問河西獲休
息焉然滿速兒桀傲益甚矣十二年遣人奏三事一請追治
巡撫陳九疇罪一請遣官議和一請還叛人牙蘭詞多悖慢
朝廷不能罪但戒以修職貢無妄言然自寫亦虎仙誅他只
丁陣歿牙蘭又降失其所倚賴勢亦漸孤部下各自雄長稱

王入貢者多至十五人政權亦不一十五年甘肅巡撫趙載
陳邊事言番酋屢服屢叛我撫之太厚信之太深愈長其奸
狡今後入犯宜戮其使臣徙其從人於兩粵閉關拒絕卽彼
悔罪亦但許奉貢不得輒還從人彼內有所牽外有所畏自
不敢輕犯帝頗採其言二十四年滿速兒死長子沙嗣爲速
檀其弟馬黑麻亦稱速檀分據哈密已而兄弟讐殺馬黑麻
乃結婚瓦刺以抗其兄且墾田沙州謀入犯其部下來告馬
黑麻乃叩關求貢復求內地安置邊臣諭止之乃還故土與
兄同處總督張珩以聞詔許其入貢二十六年定令五歲一
貢其後貢期如令而來使益多逮世宗末年番文至二百四
十八道朝廷重違其情咸爲給賜隆慶四年馬黑麻嗣兄職

遣使謝恩其弟瑣非等三人亦各稱速檀遣使來貢禮官請
裁其犒賜許附馬黑麻隨從之數可之迄萬曆朝奉貢不絕

敷編撰

西域二

西寧河州洮州岷州諸衛蕃族

安定衛

阿端衛

曲先衛

赤斤蒙古衛

沙州衛

罕東左衛

哈梅里

悔罪亦但許奉貢不得輒
不敢輕犯帝頗採其言
年滿速兒死長子沙嗣為速

檀其弟馬黑麻亦稱速檀分據哈密已而兄弟讐殺馬黑麻
乃結婚瓦刺以抗其兄且黎田沙州謀入犯其部下來告馬
黑麻乃叩關求貢復求內地安置邊臣論止之乃還故土與
兄同處總督張珩以聞詔許其入貢二十六年定令五歲一

歲其部與精羅黑麻竄於之樓四之受萬祖時奉貢不繼
數次擄恩其革與非善二人亦各降數獻數來貢豐官壽

明史藁

列傳第二百三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西域二

西寧河州洮州岷州諸衛番族

安定衛

阿端衛

赤斤蒙古衛

沙州衛

罕東衛

罕東左衛

哈梅里

西番即西羌族種最多自陝西歷四川雲南西徼外皆是基
散處河湟洮岷間者為中國患尤劇漢趙充國張奐段熲唐
哥舒翰宋王韶之所經營皆此地也元封駙馬章古為寧濮

郡王鎮西寧而於河州設吐蕃宣慰司以洮岷黎雅諸州隸之統治蕃衆洪武三年太祖定陝西卽遣官齎詔招諭其酋長皆觀望復遣員外郎許允德招之乃多聽命明年五月吐蕃宣慰使司鎖南普等以元所授金銀牌印宣敕來上會鄧愈克河州遂詣軍前降其鎮西武靖王卜納刺亦以吐蕃諸部來納款其冬鎖南普等入朝貢馬及方物帝喜賜襲衣四年正月設河州衛命爲指揮同知予世襲知院朵兒只汪家奴並爲指揮僉事設千戶所八百戶所七皆命其酋長爲之卜納刺等亦至京命爲靖南衛指揮同知其儕桑加朵兒只爲高昌衛指揮同知皆帶刀侍衛自是蕃酋日至尋以降人馬梅汪瓦兒並爲河州衛指揮僉事又遣西寧州同知李喃

哥等招撫其酋長至者亦悉授官乃改西寧州爲衛以南哥
爲指揮帝以西番產馬與之互市馬至漸多而其所用之貨
與中國異自更鈔法後馬至者少患之八年五月命中官趙
成齋羅綺綾絹并巴茶往河州市之馬稍集率厚其直以償
成又宣諭德意番人感悅相率詣闕謝恩而山後歸德等州
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市矣十二年以洮州十八族番酋三
副使等叛據納麟七站之地命征西將軍沐英等討之又命
李文忠往籌軍事英等至洮州舊城寇遁去追斬其魁數人
盡獲畜產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築城置戍遣使來奏帝報
曰洮州西番門戶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矣遂置洮州衛以
指揮聶緯陳暉等六人守之旣而文忠等言官軍守洮州餉

艱民勞帝降敕諭之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湟隴漢唐以來
備邊要地也今番寇既斥棄之不守數年之後番人將復爲
患慮小費而忘大虞豈良策哉所獲牛羊分給將士亦足充
兩年軍食其如敕行之文忠等乃不敢違是年秋鎮南普及
鎮撫劉溫各攜家屬來朝諭中書省臣曰鎮南普及歸附以
來信義甚堅前遣使烏斯藏遠涉萬里及歸所言皆稱朕意
今以家屬來朝宜加禮待乃賜米麥各三十石劉溫三之一
英等進擊番寇大破之盡擒其魁俘斬數萬人獲馬牛羊數
十萬自是羣番震懼不敢爲寇十六年青海酋長史刺巴等
七人來歸賜文綺寶鈔是時岷州亦設衛番人歲以馬易茶
馬日蕃息二十五年又命中官而聶至河州召必里諸番族

以敕諭之爭出馬以獻得萬三百餘匹給茶三十餘萬斤命以馬昇河南山東陝西騎士帝以諸衛將士有擅索番人馬者遣官齎金銅信符敕諭往賜涼州甘州肅州永昌山丹臨洮鞏昌西寧洮州河州岷州諸番族諭之曰往者朝廷有所需於爾必酬以茶貨未嘗暴有徵求近聞邊將無狀多假朝命擾害俾爾等不獲寧居今特製金銅信符頒給遇有徵發必比對相符始行否則偽械至京師罪之自是需求遂絕初西寧番僧三刺爲書招降罕東諸部又建佛刹於碾白南川以居其衆至是來朝貢馬請敕護持賜寺額帝從所請賜額曰瞿曇寺因立西寧僧綱司以三刺爲都綱又立河州番漢二僧綱司並以番僧爲之給以符契自是其徒爭建寺帝輒

錫以嘉名且賜護持敕以故番僧來者日衆永樂時諸衛僧
戒行精勤者多授刺麻禪師灌頂國師之號有加至大國師
西天佛子者悉給以印誥許之世襲且令其歲一朝貢由是
諸僧及諸衛土官輻輳京師其他族種如西寧十三簇岷州
十八簇洮州十八簇之屬大者數千人少者數百亦許其歲
一奉貢優以宴賚西番之勢益分其力益弱西陲之患亦益
寡宣德元年以協討安定曲先功加國師吒思巴領占等五
人爲大國師給誥命銀印秩正四品加刺麻著星等六人爲
禪師給敕命銀印秩正六品正統五年勅陝西鎮守都督鄭
銘都御史陳鑑曰得奏言河州番民領占等先因避罪逃居
結河里招集徒黨占耕土田不注籍納賦又藏匿逃亾剽劫

行旅欲發兵討之朕念番性頑梗且所犯在赦前若遽加師
旅恐累及無辜宜使人撫諭令散遣徒黨還所掠牛羊兵卽
勿進否則加兵未晚爾等其審之番人果輸服七年再敕銘
及都御史王勣等曰得鎮守河州都指揮劉永奏往歲阿爾
官等六簇三千餘人列營歸德城下聲言交易後乃鈔掠屯
軍大肆焚戮而著亦匝簇番人屢於煖泉亭諸處潛爲寇盜
指揮張瑀擒獲二人止責償所盜馬縱之使去論法瑀及永
皆當究治今姑令戴罪爾等卽遣官偕三司堂上親詣其寨
曉以利害令還歸所掠許其自新不悛則進討蓋馭戎之道
撫綏爲先撫之不從然後用兵爾等宜體此意番人亦輸服
成化三年陝西副使鄭安言進貢番僧自烏斯藏來者不過

三之一餘皆洮岷寺僧詭名冒貢進一羸馬輒獲厚直得所
賜幣帛製爲戰袍以拒官軍本以羈縻之而益致寇掠是虛
國帑而齎盜糧也章下禮部會廷臣議請行陝西文武諸臣
計定貢期人數及存留起送之額以聞報可已而奏上諸自
烏斯藏來者皆由四川入不得徑赴洮岷遂著爲例明年冬
洮州番寇擁衆掠鐵成後川二寨指揮張翰等率兵禦之敗
去獲所掠人口以歸五年巡按江孟綸言岷州番寇縱橫村
堡爲虛頃令指揮后泰與其弟通深入番寨反覆開示生番
忍藏占藏等三十餘簇酋長百六十餘人熟番栗林等二十
四簇酋長九十一人轉相告語悔過來歸且還我被掠人畜
願供徭賦殺牛告天誓不再犯已令副使李玘從宜賞勞宣

示朝廷恩威皆歡躍而去惟熟番祿園一寨舊內不服兵部
言番性無常朝撫夕叛未可弛備請諭邊臣向化者加意撫
綏犯順者克期勦滅帝納其言八年禮官言洮岷諸衛送各
簇番人赴京多至四千二百餘人應賞綵幣人二表裏帛如
之鈔五十九萬八千有奇馬直尚在其外考正統天順間各
番貢使不過三五百人成化初因洮岷諸處濫以熟番作生
番冒送已定例生番三年一貢大簇四五人小簇一二人赴
京餘悉遣還成化六年副使鄧本瑞妄自招徠又復冒送臣
部已重申約束今副使吳玘等不能嚴飭武備專事通番以
紓近患乞降敕切責務遵前令帝亦如其言西寧卽古湟中
其西四百里有青海又曰西海水草豐美番人環居之專務

畜牧日益繁滋素號樂土正德四年蒙古部酋亦不剌阿爾
禿廝獲罪其主擁衆西奔瞰知青海饒富襲而據之大肆焚
掠番人失其地多遠徙其留者不能自存反爲所役屬自是
甘肅西寧始有海寇之患九年總制彭澤集諸道軍將擣其
巢寇訶知之由河州渡黃河奔四川出松潘茂州境直走烏
斯藏及大軍引還則仍返海上惟阿爾禿廝遁去嘉靖二年
尚書金獻民西征議遣官招撫許爲藩臣如先朝設安定曲
先諸衛故事兵部行總制楊一清計度一清意在征討言寇
精騎不過二三千餘皆脇從番人然怨之入骨時欲報讐可
用爲間諜大舉勦絕議未定王憲王瓊相繼來代皆以兵寡
餉詘議竟不行八年洮岷諸番數犯臨洮鞏昌內地騷動樞

臣李承勲言番爲海寇所侵日益內徙倘二寇交通何以善
後昔趙充國不戰而服羌段熲殺羌百萬而內地虛耗兩者
相去遠矣乞廣先帝之明專充國之任制置方畧悉聽瓊便
宜從事瓊乃集衆議且勦且撫先遣總兵官劉文遊擊彭械
分布士馬明年二月自固原進至洮岷遣人開示禍福洮州
東路木舍等三十一族西路荅祿失等十三族岷州西寧溝
等十五族皆聽撫給白旂犒賜遣歸惟岷州東路若籠族西
路板爾等十五族及岷州刺卽等五族恃險不服乃分兵先
攻若籠板爾二族覆其巢刺卽諸族震懼乞降凡斬首三百
六十餘級撫定七十餘族乃班師自是洮岷獲寧而西寧仍
苦寇患十一年甘肅巡撫趙載等言亦不刺據海上已二十

餘年其黨卜兒孩獨傾心向化求帖木哥等屬番來納款宜因而撫之或俾之納馬或令其遣質或授官給印建立衛所爲我藩籬於計爲便疏甫上會河套酋吉囊引衆西掠大破亦不剌營收其部落大半而去惟卜兒孩一枝斂衆自保獲全由是西寧亦獲休息而納款之議竟寢及唐龍爲總制而寇南掠松潘龍慮其回巢與諸番及他部勾結爲患奏行甘肅守臣繕兵積粟爲殄滅計及龍去事亦不行二十年正月卜兒孩獻金牌良馬求款兵部言寇果輸誠通貢誠西陲大利乃止獻馬及金牌未有如往歲遣子入侍酋長入朝之請未可遽許宜令督撫臣偵察情實并條制馭之策以聞報可會寇勢漸衰番人亦漸復業其議復寢二十四年設岷州隸

鞏昌府岷西臨極邊番漢雜處洪武時改土番十六族爲十六里設衛治之俾稍供徭役自設州之後徵發繁重人日困敝且番人戀世官而流官又不樂居遙寄治他所越十餘年督撫合疏言不便乃設衛如故時北部俺荅猖獗旣歲掠宣大諸鎮又羨青海富饒三十八年攜子賓兔丙兔等數萬衆襲據其地卜兒孩竄走遂縱掠諸番已而引去留賓兔據松山丙兔據青海西寧亦被其患隆慶中俺荅受封順義王修貢惟謹二子亦斂戢時烏斯藏僧有稱活佛者諸部多奉其教丙兔乃以焚修爲名請建寺青海及嘉峪關外爲久居計廷臣多言不可許禮官言彼已採木興工而令改建於他所勢所不能莫若因而許之以鼓動其善心而杜其關外之請

況中國之禦戎惟在邊關之有備戎之順逆亦不在一寺之遠近帝乃許之丙免既得請又近脅番人使通道松潘以迎活佛四川守臣懼逼乞令俺荅約束其子毋擾鄰境俺荅言丙免止因甘肅不許開市寧夏又道遠艱難雖有禁令不能盡制宣大總督方逢時亦言開市爲便帝以責陝西督撫督撫不敢違萬曆二年冬許丙免市於甘肅賓免市於莊浪歲一次旣而寺成俺荅請賜額帝名之曰仰華先是亦不刺之據青海邊臣猶以外寇視之至是以俺荅故意視之若屬番諸酋亦以父受王封不敢大爲邊患而洮州之變乃起初洮州番人以河州奸民負其物貨入掠內地他族亦乘機爲亂奸民以告河州參將陳堂堂曰此洮州番也何與我事洮州

參將劉文英曰彼犯河州非我失事由是二將有隙總督石
茂華聞之令二人及蘭州參將徐勲岷州守備朱憲舊洮州
操守史經各引兵壓其境而遣人曉以利害番人懼卽還所
掠人畜世英謂首惡未擒不可但已進兵勦破之殺傷及焚
死者無筭軍律吹銅角乃退兵堂挾前憾不待角聲而去諸
部亦多引去憲經方深入搜捕鄰番見其勢孤圍而殺之事
聞帝震怒褫堂世英職而切責茂華等茂華乃集諸軍分道
進討斬首百四十餘級焚死者九百餘人獲孳畜數十羣諸
番震恐遠徙來降者七十一族斬送首惡四人生縛以獻者
三人輸馬牛羊二百六十稽首謝罪誓不再犯師乃還自丙
兔據青海有切盡台吉者河套酋吉能從子俺荅從孫也從

之而西屢掠番人不得志邀俺荅往助俺荅雅欲侵瓦剌乃假迎活佛名擁衆西行疏請授丙兔都督賜金印且開茶市部議不許但稍給以茶俺荅旣抵瓦剌戰敗而還乃移書甘肅守臣乞假道赴烏斯藏守臣不能拒遂越甘肅而南會諸酋於海上番人益遭蹂躪多竄徙至八年春始以活佛言東還而切盡弟火落赤及俺荅庶兒子永邵卜遂留居青海不去其年八月丙兔率衆掠番并掠內地人畜詔絕其市賞俺荅聞之馳書切責乃盡還所掠執獻爲惡者六人自罰牛羊七百帝嘉其父恭順賚之銀幣卽以牛羊賜其部人爲惡者付之自治仍許貢市俺荅益感德而火落赤侵掠番族不休守臣檄切盡台吉約束之亦引罪輸服其時俺荅已卒子黃

台吉襲黃台吉卒子扯力克襲勢輕不能制諸酋十六年九月永邵卜部衆有闌入西寧者副總兵李奎方被酒躍馬而前部衆控鞍欲剋奎拔刀斫之衆遂射奎死部卒馳救之亦多死守臣不能討遣使詰責但獻首惡還人畜而止以故無所憚愈肆侵盜時丙兔及切盡台吉亦皆死丙兔子真相移駐莽刺川火落赤移駐捏工川逼近西寧日蠶食番族番不能支則折而爲寇用扯力克又西行助之其勢益熾十八年六月入舊洮州副總兵李聯芳率三千人禦之盡覆七月復深入大掠河州臨洮渭源總兵官劉承嗣與游擊孟孝臣各將一軍禦之皆敗績游擊李芳等死焉西陲大震事聞命尚書鄭溶出經略洛前督宣大軍撫順義王及忠順夫人有恩

遣使趣扯力克東歸而大布招番之令來者率善遇之自是歸附者不絕火真二酋自知罪重又聞套酋卜失兔來助大敗於水泉口而扯力克復將還巢始懼而徙帳去留其黨可卜免等於莽刺川明年總兵官尤繼先破走之洛更進兵青海焚仰華寺逐其餘衆而還番人復業者至八萬餘人西陲暫獲休息已而復聚於青海二十三年增設臨洮總兵官以劉縱任之未幾永邵卜諸部犯南川參將達雲大破之已連火真二酋犯西川雲又擊破之明年諸酋復掠番族將窺內地縱部將周國柱禦之莽刺川又大破之二十七年寇糾叛苗犯洮岷爲總兵官蕭如薰等所敗斬番人二百五十餘級寇八十二級撫降番族五千餘人三十四年復入鎮番黑古

城爲總兵官柴國柱所敗自是屢人鈔掠不能大得志當是時爲陝西患者有三大寇一河套一松山一青海青海土最沃且有番人屏蔽故患猶不甚劇崇禎十一年李自成屢爲官軍擊敗自洮州軼出番地諸將窮追復奔入塞內番族亦遭蹂躪十五年西寧番族作亂總兵官馬爌督諸將五道進勦斬首七百有奇撫降三十八族而還明年冬李自成遣將陷甘州獨西寧不下賊將辛思忠攻破之遂進掠青海諸酋多降附而明室亦亾番有生熟二種生番獷悍難制熟番納馬中茶頗柔服後寢通生番爲內地患自青海爲寇所據番不堪剽斂私饋皮幣曰手信歲時加饋曰添巴或反爲嚮導交通無忌而中國市馬亦鮮至蓋已失捍外衛內之初意矣

原夫太祖甫定關中卽法漢武剋河西四郡隔絕羌胡之意
建重鎮於甘肅以北拒蒙古南捍諸番俾不得相合又遣西
寧等四衛土官與漢官參治令之世守且多置茶課司番人
得以馬易茶而部族之長亦許其歲時朝貢自通名號於天
子彼勢旣分又動於利不敢爲惡卽小有蠢動邊將以偏師
制之靡不應時底定自邊臣失防北寇得越境闌入與番族
交通西隣遂多事然究其時之所患終在寇而不在番故議
者以太祖制馭爲善

安定衛距甘州西南一千五百里漢爲婁羌唐爲吐蕃地元
封宗室卜烟帖木兒爲寧王鎮之其地本名撒里畏兀兒廣
袤千里東近罕東北邇沙州南接西番居無城郭以氊帳爲

廬舍產多駝馬牛羊洪武三年遣使持詔招諭七年六月卜
烟帖木兒使其府尉麻荅兒等來朝貢鎧甲刀劔諸物太祖
喜宴賚其使者遣官厚賚其王而分其地爲阿端阿直若先
帖里四部各錫以印明年正月其王遣傳卜顏不花來貢上
元所授金銀字牌請置安定阿端二衛從之乃封卜烟帖木
兒爲安定王以其部人沙刺等爲指揮九年命前廣東參政
鄭九成等使其地賚王及其部人衣幣明年王爲沙刺所弑
王子板咱失里復讐誅沙刺沙刺部將復殺王子部內大亂
而番將朶兒只巴叛走沙漠經安定大肆殺掠奪其印去其
衆益衰二十五年藍玉西征徇阿真川土酋司徒哈答等懼
逃匿山谷不敢出及肅王之國甘州遣僧謁王乞授官以安

部衆王爲奏請帝許之二十九年命行人陳誠至其地復立安定衛其酋長哈孩虎都魯等五十八人悉授指揮千百戶等官誠還酋長隨之入朝貢馬謝恩帝厚賚之復命中官齎銀幣往賜永樂元年遣官齎敕撫諭撒里諸部明年安定頭目多來朝擢千戶三卽等三人爲指揮僉事餘授官有差并賜本衛指揮同知哈三等銀幣未幾指揮朵兒只束來朝願納差發馬五百匹命河州衛指揮康壽往受之壽言罕東必里諸衛納馬其直皆河州軍民運茶與之今安定遼遠運茶甚難乞給以布帛帝曰諸番市馬用茶已著爲例今姑從所請後仍給茶於是定制上馬給布帛各二匹以下遞減三年哈三等遣使來貢奏舉頭目撒力加藏卜等爲指揮等官且

請歲納孳畜什一並從之四年徙駐苦兒丁之地初安定王之被殺也其子撒兒只失加爲其兄所殺部衆潰散子亦攀丹流寓靈藏十一年五月率衆入朝自陳家難乞授職帝念其祖率先歸附令襲封安定王賜印誥還治其地自是朝貢不輟二十二年中官喬來喜鄧誠使烏斯藏次畢力朮江黃羊川安定指揮哈三孫散哥及曲先指揮散卽思等率衆邀劫之殺朝使盡奪駝馬幣物而去仁宗大怒敕都指揮李英偕康壽等討之英等率西寧諸衛軍及隆奔國師賈失兒監藏等十二番簇之衆深入追賊賊遠遁英等踰崑崙山西行數百里抵雅令濶之地遇安定賊擊敗之斬首四百八十餘級生擒七十餘人獲駝馬牛十四萬有奇曲先賊聞風遠竄

追之不及而還英以此封會昌伯壽等皆進秩大軍旣旋指揮哈三等懼罪不敢還故地宣德元年帝遣官招諭之復業者七百餘人帝並賜綵幣表裏以安其反側三年春賜安定及曲先衛指揮等官五十三人誥命初大軍之討賊也安定指揮桑哥與罕東衛軍同奉調從征罕東違令不至其所轄板納族瞰桑哥軍遠出盡掠其部內廬帳畜產事聞降敕切責令速歸所掠違命則發兵進討已進桑哥都指揮僉事正統元年遣官齎敕諭安定王及桑哥曰我祖宗時爾等順天命尊朝廷輸誠効力始終不替朝廷恩賚亦久而弗渝肆朕嗣位爾等復遵朝命約束部下良用爾嘉茲特遣官往諭朕意賜以幣帛宜益順天心篤忠誠保境睦鄰永享太平之福

三年桑哥卒其子那南奔嗣職九年那南奔率衆掠曲先人
畜朝廷遣官諭還之不奉命反劫其行李帝怒敕責安定王
追理王旣奉命又陳詞乞憐帝乃宥之而諭以保國睦鄰之
義十一年冬亦攀丹卒子領占幹些兒襲時王年幼叔父指
揮同知輟思泰巴佐理國事其同儕多不相下王遣之入朝
奏請量加一秩乃擢都指揮僉事歷景泰天順成化三朝頻
入貢弘治三年領占幹些兒卒子千奔襲賜齋糧麻布諭祭
其父先是哈密忠順王卒無子廷議安定王與之同祖遣官
擇一人爲其後安定王不許至是訪求陝巴於安定冊爲忠
順王命千奔遣送其家屬千奔怒曰陝巴不應嗣王爵爵應
歸綽兒加綽兒加者千奔弟也且邀厚賞兵部言陝巴實忠

順王之孫素爲國人所服前哈密無主遣使取應立者綽兒
加自知力弱不肯往今事定之後乃爾反覆所言不可從陝
巴迄得立然千奔以立非已意後哈密數被寇竟不應援十
七年率衆侵沙州大掠而去正德時蒙古大酋亦不剌阿爾
禿廝侵據青海縱掠鄰境安定遂殘破部衆散亡
阿端衛在撒里畏兀兒之地洪武八年置後爲朶兒只巴殘
破其衛遂廢永樂四年冬酋長小薛忽魯札等來朝貢方物
請復置衛設官從之卽授小薛等爲指揮僉事洪熙時曲先
酋散卽思邀劫朝使脅阿端指揮鎖魯丹偕行已大軍出征
鎖魯丹懼率部衆遠竄失其印宣德初遣使招撫鎖魯丹猶
不敢歸依曲先雜處六年春西寧都督史昭言曲先衛真只

罕等本別一部因其父助散卽思爲逆竄處畢力木江其地當烏斯藏孔道恐復爲亂宜討之帝敕昭曰殘寇窮迫無地自容宜遣人宥其罪令復故業於是真只罕率所部還居帖兒谷舊地明年正月入朝天子喜授指揮同知令掌衛事以指揮僉事卜荅兀副之真只罕因言阿端故城在回回之境去帖兒谷尚一月程朝貢艱乞移本土爲便天子從其請仍給以印賜璽書撫慰之迄正統朝數入貢後不知所終其時西域地面亦有名阿端者貢道從哈密入與此爲兩地云

曲先衛東接安定在肅州西南古西戎漢西羌唐吐蕃元設曲先荅林元帥府洪武時其酋長入貢命設曲先衛官其人爲指揮後遭朶兒只巴之亂部衆竄亡併入安定衛居阿真

之地永樂四年安定指揮哈三散卽思三卽等奏安定曲先
本二衛後合爲一比遭土番把禿侵擾不獲寧居乞仍分爲
二復先朝舊制從之卽令三卽爲指揮使掌衛事散卽思副
之又從其請徙治藥王淮之地自是屢入貢洪熙時散卽思
偕安定部酋劫殺朝使已大軍來討散卽思率衆遠遁不敢
還故土宣德初天子赦其罪遣都指揮陳通等往招撫復業
者四萬二千餘帳乃遣指揮失刺罕等入朝謝罪貢駝馬待
之如初尋擢散卽思都指揮同知其僚屬悉進官給以誥命
五年六月朝使自西域還言散卽思數率部衆邀劫往來貢
使梗塞道途天子怒命都督史昭爲大將率左右參將趙安
王或及中官王安王瑾督西寧諸衛軍及安定罕東之衆往

征之昭等兵至其地散卽思先遁其黨脫脫不花等迎敵諸將縱兵擊之殺傷甚衆生擒脫脫不花及男婦三百四十餘人獲駝馬牛羊三十四萬有奇自是西番震懼散卽思素狡悍天子宥其罪仍怙惡不悛至是人畜多損失乃悔懼明年四月遣其弟副千戶堅都等四人貢馬請罪復待之如初令還居故地并歸其俘七年其指揮那那罕言往者安定之兵從討曲先臣二女四弟及指揮桑哥等家屬被掠者五百人今散卽思巴蒙赦宥而臣等親屬猶未還望聖明垂憫天子得奏惻然語大臣曰朕常以用兵爲戒正恐濫及無辜彼不自言何由知之卽敕安定王亦攀丹等悉歸所掠其年散卽思卒命其子都立嗣職賜敕勉之十年擢那那罕都指揮僉

事其僚屬進秩者八十九人正統七年遣使貢玉石成化時
土魯番強被其侵掠弘治中安定王子陝巴居曲先廷議哈
密無王迎爲忠順王正德七年蒙古酋阿爾禿斯亦不剌竄
居青海曲先爲所蹂躪部族竄徙其衛遂亾明初設安定阿
端曲先罕東赤斤沙州諸衛給之金牌令歲以馬易茶謂之
差發沙州赤斤隸肅州餘悉隸西寧其時甘州西南盡皆番
族受邊臣羈絡惟北面防寇而已後諸衛盡亾亦不剌據青
海土魯番復據哈密逼處關外而諸衛遷徙之衆又環列甘
肅肘腋獷悍難馴於是河西外防大寇內防諸蕃兵事日亟
赤斤蒙古衛出嘉峪關西行二十里曰大草灘又三十里曰
黑山兒又七十里曰回回墓墓西四十里曰駟馬城並設墩

臺置瞭卒城西八十里卽赤斤蒙古漢燉煌郡地晉屬晉昌郡唐屬瓜州元如之屬沙州路洪武十三年都督濮英西討次白城獲蒙古平章忽都帖木兒進至赤斤站獲幽王亦憐真及其部曲千四百人金印一師還復爲蒙古部人所據永樂二年九月有塔力尼者自稱丞相苦木子率所部男婦五百餘人自哈刺脫之地來歸詔設赤斤蒙古所以塔力尼爲千戶賜諾印綵幣襲衣八年回回哈刺馬牙叛於肅州約塔力尼爲援拒不應而率部下擒賊六人以獻天子聞之喜詔改千戶所爲衛擢塔力尼指揮僉事其部下授官者三人明年遣使貢馬又明年以匿叛賊老的罕將討之用侍講楊榮言止兵勿進而賜敕詰責塔力尼卽擒老的罕來獻天子嘉

之進秩指揮同知賜資甚厚久之卒子且旺失加襲修貢如
制進秩指揮使宣德二年再進都指揮同知其僚屬亦多進
秩正統元年其部下指揮可兒卽掠西域阿端貢物殺使臣
二十一人賜敕切責令還所掠尊與蒙古脫歡帖木兒猛哥
不花戰勝之使來獻捷進都指揮使五年朝使往來哈密者
且旺失加具餼糧騾馬護送擢都督僉事明年天子聞其部
下時往沙州寇掠或冒沙州名邀劫西域貢使遣敕切責是
時瓦剌兵強數侵掠鄰境且旺失加懼欲徙居肅州天子聞
而諭止之令有警馳報邊將八年瓦剌酋也先遣使送馬及
酒欲娶且旺失加女爲子婦娶沙州困卽來女爲弟婦二人
不欲並奏遵奉朝命不敢擅婚天子以瓦剌方強其禮意不

可却諭令各從其願并以此意諭也先而二人終不欲明年
且旺失加稱老不治事詔授其子阿速都督僉事代之也先
復遣使求婚且請親人往受其幣物阿速虞其詐拒不從而
遣人乞徙善地天子諭以土地不可棄令獎率頭目圖自強
又以其飢困令邊臣給之粟所以撫恤者甚至先是苦木娶
西番女生塔力尼又娶蒙古女生都指揮鎖合者革古者二
人乃分所部爲三凡西番人居左帳屬塔力尼蒙古人居右
帳屬鎖合者而自領中帳後苦木卒諸子來歸並授官至是
阿速勢盛欲兼并右帳屢相讐殺鎖合者不能支愬於邊將
欲以所部內屬邊將任禮遣赴京請發兵收其部落帝慮其
部人不願內徙仍遣鎖合者還甘肅而令禮往取其孥十三

年邊軍護哈密使臣至苦峪赤斤都指揮總兒加陸等率眾圍其城聲言報怨官軍出擊之獲總兒加陸已而逃去事聞敕責阿速令縛獻犯者景泰二年也先復遣使持書求婚會也速他往其僚屬以其書來上兵部尚書于謙言赤斤諸衛久為我藩籬也先無故招降結親意在撤我屏蔽宜令邊臣整兵慎防并敕也速悉力捍禦有警馳報發兵應援從之至五年也先益圖兼并遣使齎印授阿速脅令臣服阿速不從報之邊臣會也先被殺獲已天順元年都指揮馬雲使西域命賜阿速綵幣俾護送往還尋進秩左都督成化二年卒子瓦撒塔兒請襲即以父官授之其部下指揮敢班數侵盜邊境邊將誘致之送京師天子數其罪賜賚遣還六年其部人

以瓦撒塔兒幼弱其叔父乞巴等二人爲部族信服乞命爲
都督理衛事瓦撒塔兒亦上書乞予一職協守邊方帝從其
請並授指揮僉事明年瓦撒塔兒卒子賞卜塔兒嗣爲左都
督九年土魯番陷哈密遣使三人以書招都督僉事昆藏同
叛昆藏不從殺其使以其書來獻天子嘉之遣使賜賚且令
發兵攻討昆藏以力不足請發官軍數千爲助朝議委都督
李文等計度已而文等進征昆藏果以兵來會會文等頓軍
不進其兵亦還十年賞卜塔兒以千騎入肅州境將與阿年
族番人讐殺邊臣旣諭却之兵部請遣人責以大義有讐則
赴愬邊吏不得擅相侵掠從之十四年其部人言賞卜塔兒
幼不更事指揮僉事加定得衆心乞遷一秩俾總衛事賞卜

塔兒亦署名推讓而罕東酋長復合詞奏舉且云兩衛番人待此以靖帝納其言擢加定都指揮僉事暫掌印務時土魯番猶據哈密哈密都督罕慎結赤斤為援復其城有詔褒賞十九年鄰番野乜克力來侵大肆殺掠赤斤遂殘破其酋長訴於邊臣給之粟又命繕治其城令流移者復業赤斤自是不振然弘治中阿木郎破哈密猶用其兵後許進西征亦以兵來助正德八年土魯番遣將據哈密遂大掠赤斤奪其印而去及彭澤經略始以印來歸已而番賊犯肅州與中國為難赤斤當其衝益遭蹂躪部眾不能自存盡內徙肅州之南山其城遂空嘉靖七年總督王瓊撫安諸郡核赤斤之眾僅千餘人乃授賞卜塔兒子鎖南束為都督統治其部帳

沙州衛自赤斤蒙古西行二百里曰苦峪自苦峪南折而西百九十里曰瓜州自瓜州而西四百四十里始達沙州漢燉煌郡西域之境玉門陽關並相距不遠後魏始置沙州唐因之後沒於吐蕃宣宗時張義潮以州內附置歸義軍授節度使宋入於西夏元爲沙州路洪武二十四年蒙古王子阿魯哥失里遣國公抹台阿巴赤司徒苦兒蘭等來朝貢馬及璞玉永樂二年其酋長困卽來買任率衆來歸命置沙州衛授二人指揮使賜印誥冠帶襲衣已而其部下赤納來附授都指揮僉事五年夏敕甘肅總兵官宋晟曰聞赤納本買任部曲今官居其上高下失倫已擢買任爲都指揮同知自今宜詳爲審定毋或失序八年擢困卽來都指揮僉事其僚屬進

秩者二十人久之買任卒困卽來掌衛事朝貢不絕二十二年瓦剌賢義王太平部下來貢中道爲賊所梗困卽來遣人衛送至京帝嘉之賚以綵幣等進秩都督僉事洪熙元年亦力把里及撒馬兒罕先後入貢道經哈密川並爲沙州賊邀劫宣宗怒命肅州守將費獻勦之宣德元年困卽來以歲荒人困遣使貸穀種百石秋成還官帝曰番人卽吾人何貸爲命卽予之尋遣中官張福使其地賚綵幣七年又奏旱災救於肅州受糧五百石已而哈烈貢使言道經沙州爲赤斤指揮革古者等剽掠部議赤斤之人遠至沙州爲盜罪不可貸帝令困卽來察之賜以敕曰彼旣爲盜不可復容宜驅還本土再犯不宥九年遣使奏罕東及西番數肆侵侮虐取人畜

不獲安居乞徙察罕舊城耕牧帝遣敕止之曰爾居沙州三十餘年戶口滋息畜牧富饒皆朝廷之力往年哈密嘗奏爾侵擾今外侮亦自取但當循分守職保境睦鄰自無外患何必東遷西徙徒取勞瘁又較罕東西番果侵奪人畜則還之其明年又爲哈密所侵且懼瓦剌見逼不能自立乃率部衆二百餘人走附塞下具陳飢窘之狀詔邊臣發粟濟之且令議所處置邊臣請移之苦峪從之自是不復還沙州但遙領其衆而已正統元年西域阿端遣使來貢爲罕東頭目可兒卽及西番野人剽斂困卽來奉命往追還其貢物帝嘉之擢都督同知四年其部下都指揮阿赤不花等一百三十餘家入哈密困卽來奉詔索之不予朝命忠順王還之又不

會遣使冊封其新王卽令人索還所逃之戶而哈密僅還都指揮桑哥失力等八十四家餘仍不遣其時罕東都指揮班麻思結久駐牧沙州不去赤斤都指揮革古者亦納其叛亾困卽來屢訴於朝朝廷亦數遣敕詰責諸部多不奉命四年八月令人偵瓦刺哈密事具得其實以聞帝喜降敕獎勵厚賜之明年遣使入貢又報迤北邊事進其使臣二人官初困卽來之去沙州也朝廷命邊將繕治苦峪城率戍卒助之六年冬城成入朝謝恩貢駝馬宴賜遣還七年率衆侵哈密獲其人畜以歸九年困卽來卒長子喃哥率其弟克俄羅領占來朝授喃哥都督僉事其弟都指揮使賜敕戒諭旣還其兄弟爭部衆攜貳甘肅鎮將任禮等欲乘其窘乏遷之塞

內而喃哥亦來言欲入居肅州之小鉢和寺禮等遂以十一年秋令都指揮毛哈刺等偕喃哥先赴沙州撫諭其衆而親率兵隨其後比至喃哥意中變陰持兩端其部下多欲奔瓦刺禮等進兵追之遂收其全部入塞居之甘州凡二百餘戶千二百三十餘人沙州遂空帝以其迫之而來情不可測令禮熟計其便然自是安居內地迄無後患而沙州爲罕東酋班麻思結所有獨喃哥弟鎖南奔不從徙竄入瓦刺也先封之爲祁王禮偵知其在不罕東掩襲獲之廷臣請正法帝念其父兄恭順免死徙東昌先是太宗置哈密沙州赤斤罕東四衛於嘉峪關外屏蔽西隣至是沙州先廢而諸衛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多事

罕東衛在赤斤蒙古南嘉峪關西南漢燉煌郡地也洪武二
十五年涼國公藍玉追逃寇祁者孫至罕東地其部衆多竄
徙西寧僧三刺爲書招之遂相繼來歸三十年酋鎖南吉刺
思遣使入貢詔置罕東衛授指揮僉事永樂元年偕其兄荅
力襲入朝進指揮使授荅力襲指揮同知並賜冠帶鈔幣自
是數入貢十年安定衛奏罕東數爲盜掠去民戶三百復糾
西番阻截關隘帝降敕切責令還所掠十六年命中官鄧誠
使其地洪熙元年遣使以卽位諭其指揮同知綽兒加賜白
金文綺時官軍征曲先賊罕東指揮使却里加從征有功擢
都指揮僉事賜誥世襲其指揮那那奏所屬番民千五百例
納差發馬二百五十匹其人多逃居赤斤乞招撫復業帝卽

命招之并免所負之馬宣德元年論從征曲先功擢綽兒加都指揮同知初大軍之討曲先也安定部內及罕東密羅族人悉驚竄事定詔指揮陳通等往招於是罕東復業者二千四百餘帳男婦萬七千三百餘人安定部人亦還衛正統四年罕東安定合衆侵西番申藏簇掠其馬牛雜畜以萬計其僧訴於邊將言畜產一空歲辦差發馬無從出帝切責二衛數其殘忍暴橫違國法毒鄰境之罪令悉歸所掠又諭僧不限舊制隨所有入貢明年冬綽兒加偕班麻思結共侵哈密獲老穉百人馬百匹牛羊無筭忠順王遣使索之不予帝聞復賜敕戒諭然番人以剽掠爲性天子卽有言亦不能盡從也六年夏綽兒加來貢馬宴賚遣還九年卒子賞卜兒加嗣

職奏乞齋糧茶布命悉予之十一年進都指揮使成化九年
土魯番陷哈密都督李文西征罕東以兵來助後都督罕慎
復哈密亦藉其兵賜敕獎賚十八年其部下掠番族有侵入
河清堡者都指揮梅琛勒兵追之奪還男婦五十餘人馬牛
雜畜四千五百有奇邊臣因請討其罪部臣難之帝曰罕東
方聽調協取哈密未有攜貳之形奈何因小故遽加以兵宜
諭令悔過不服則耀兵威之二十二年邊臣言比遣官往哈
密與土魯番使臣家屬四百人偕行道經罕東爲都督把麻
奔等掠去朝使僅免乞討之帝命遣人往諭如番人例議和
還所掠物不從則進兵弘治中土魯番復據哈密兵部馬文
升議直擣其城名指揮楊翥討之翥言罕東有間道不旬日

可達哈密宜出賊不意從此進兵文升曰如若言發罕東兵
三千前行我師三千後繼各持數日乾糲兼程襲之若何翥
稱善文升以屬巡撫許進進遣人諭罕東如前策會罕東失
期不至官軍仍由大路進賊得遁去十二年其部人侵西寧
隆奔族掠去印誥及人畜兵部請敕都督宣諭其下毋置所
掠物盡歸其主違命則都督自討從之當是時土魯番日強
數侵掠鄰境諸部皆不能支至正德中蒙古大酋入青海罕
東亦遭蹂躪其衆益衰後土魯番復陷哈密直犯肅州罕東
復殘破相率求內徙其城遂棄不守嘉靖時總督王瓊安輯
諸部移罕東都指揮枝丹部落於甘州

罕東左衛在沙州衛故城憲宗時始建初罕東部人奄章與

種族不相能數讐殺乃率其衆逃居沙州境朝廷卽許其耕
牧歲納馬於肅州後部落日蕃益不受罕東統屬至其子班
麻思結洪熙時從討曲先有功賞未之及宣德七年自陳於
朝卽命爲罕東衛指揮使賜敕獎賚然猶居沙州不還本衛
十年又進都指揮使僉事正統四年沙州衛都督困卽來以
班麻思結侵居其地乞遣還天子如其言賜敕宣諭班麻思
結不奉命時赤斤衛指揮鎖合者因殺人遁入沙州地班麻
思結納之鎖合者又令其子往烏思藏取毒藥將還攻赤斤
赤斤都督且旺失加以爲言天子卽敕諭班麻思結睦鄰保
境無啟釁端久之沙州全部悉內徙思結遂盡有其地十四
年甘肅鎮臣任禮等奏班麻思結潛與瓦剌也先通好近又

與哈密構兵宜令還居本衛天子再賜敕宣諭亦不奉命尋
進秩都指揮使歷景泰天順朝朝貢不廢成化中班麻思結
卒孫只克嗣職部衆益盛其時土魯番強侵據哈密只克與
之接境患其逼已欲自爲一衛與相抗以十五年九月奏於
朝請如罕東赤斤例立衛賜印捍禦西陲兵部言近土魯番
吞噬哈密罕東諸衛各不自保西鄙爲之不寧而赤斤罕東
苦峪又各懷嫌隙不相救援倘沙州更無人統理勢必爲強
敵所并邊方愈多事宜如所請卽於沙州故城置罕東左衛
令只克仍以都指揮使統治從之二十一年甘肅守臣言北
寇屢犯沙州殺掠人畜又值歲飢人思流竄已發粟五百石
令布種仍乞人給月糧賑之其酋只克有斬級功亦乞并叙

乃擢只克都督僉事餘報可弘治七年指揮王永言先朝建
哈密衛當西域要衝諸番入貢至此必令少憩以館穀之或
遭他寇剽掠則人馬可以接護柔遠之道可云至矣今土魯
番竊據其地久而不退聞罕東左衛居哈密之南僅三日程
野乜克力居哈密東北僅二日程是皆唇齒之地利害共之
去歲秋土魯番遣人至只克所督令歸附而只克不從又殺
野乜克力頭目其部人咸思報怨宜旌勞二部令并力合攻
永除厥患亦以寇攻寇一策也章下兵部不能用十七年瓦
剌及安定部人大掠沙州人畜只克不能自存叩嘉峪關求
濟天子旣賑給之復諭二部解讐息爭不得構兵名豐正德
四年只克部內番族有劫掠鄰境者守臣將勦之兵部言西

戎強悍漢唐以來不能制我朝建哈密赤斤罕東諸衛授官
賜敕犬牙相制不惟斷匈奴右臂亦以壯西土藩籬今番人
相攻於我何預而遽欲兵之宜敕都督只克曉諭諸族悔過
息兵報可只克卒子乞台嗣十一年土魯番復據哈密以兵
脅乞台降附遂犯肅州自是左衛不克自立相率徙肅州塞
內守臣不能拒因而撫納之乞台卒子日羔刺嗣十六年秋
入朝乞賞賚禮官劾其越例且投疏不由通政司請治館伴
者罪從之乞台既內徙其部下帖木哥土巴二人仍居沙州
服屬土魯番歲輸婦女牛馬會番酋徵求苛急二人怨七年
夏率部族五千四百人來歸沙州遂爲土魯番所有

哈梅里地近甘肅元諸王兀納失里居之洪武十三年都督

濮英練兵西涼請出師略地開哈梅里之路以通商旅太祖
賜璽書曰略地之請聽爾便宜然將以謀爲本爾慎毋忽英
遂進兵兀納失里懼使使納款明年五月遣回回阿老子來
朝貢馬詔賜文綺遣往畏吾兒之地招諭諸番二十三年帝
聞兀納失里與別部相讐殺論甘肅都督宋晟等嚴兵備之
明年使使請於延安綏德平涼寧夏以馬互市帝曰番人黠
而多詐互市之求安知非覘我中國利其馬而不虞其害所
喪必多宜勿聽自今至者悉送京師時西域回紇來貢者多
爲哈梅里所遏有從他道來者又遣兵邀殺之帝聞之怒其
年八月命都督僉事劉真偕宋晟督兵討之真等由涼州西
出乘夜互滋城下四面圍之其知院岳山夜縋城降黎明兀

納失里驅馬三百餘匹突圍而出官軍爭取其馬元納失里
率家屬隨馬後遁去真等攻破其城斬幽王別兒怯帖木兒
國公省阿桑爾只等一千四百人獲王子別列怯部屬千七
百二十人金銀印各一馬六百三十四匹二十五年遣使貢馬
騾請罪帝納之賜白金文綺

大慈法王

贊善王

輔教王

西天尼八刺國

牙吉烏其雍行者打打

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

烏斯藏在雲南西徼外去雲南麗江府千

漢英練兵西涼請出師略地開哈梅里之

賜璽書曰略地之請聽爾便宜然將以謀為本爾

遂進兵兀納夫里瞿吏吏丙次

地招諭諸番

肅都督宋晟等嚴兵備之

明年使使請於廷史景

夏以馬互市帝曰番人

黠番罪帝醉之與白金文辭

我中國利其馬而不虞其害

臣二十人金賧四谷一馬六百三十四一十五平數對貢黑

國公符爾桑爾只著一十以自入蘇王千限及卦暗置千小

率家亂調黑發戩去真善文姬其妣神幽土民良卦神木泉

蘇夫里颯黑二百繪河突圍而出官軍年取其黑天蘇夫里

明史藁

列傳第二百四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西域三

烏斯藏大寶法王

大乘法王

大慈法王

闡化王

贊善王

護教王

闡教王

輔教王

西天阿難功德國

西天尼八刺國

朶甘烏斯藏行都指揮使司

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

董卜韓胡宣慰司

烏斯藏在雲南西徼外去雲南麗江府千餘里四川馬湖府

千五百餘里陝西西寧衛五千餘里其地多僧無城郭群居
大土臺上不食肉娶妻無刑罰亦無兵革鮮疾病佛書甚多
楞伽經至萬卷其土臺外僧有食肉娶妻者元世祖尊八思
巴爲大寶法王錫玉印旣沒賜號皇天之下天人之上宣文
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
元帝師自是其徒嗣者咸稱帝師洪武初太祖懲唐世吐蕃
之亂思所以制御之者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導爲善乃遣
使廣行招諭又遣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使其地令舉元
故官赴京授職於是烏斯藏攝帝師喃加巴藏卜先遣使朝
貢以五年十二月至京帝喜賜紅綺禪衣及鞵帽錢物明年
二月躬自入朝上所舉故官六十人帝悉授以職而改攝帝

師爲熾盛佛寶國師仍錫玉印及綵幣表裏各二十玉八製
印成帝眎玉未美令更製其崇敬如此暨辭還命河州衛遣
官齋勅偕行招諭諸番之未附者其冬元帝師之後鎖南堅
巴藏卜元國公哥列思監藏巴藏卜並遣使乞玉印廷臣言
已嘗給賜不宜復予乃以文綺賜之七年夏佛寶國師遣其
徒來貢其秋元帝師八思巴之後公哥監藏巴藏卜及烏斯
藏僧荅力麻八刺遣使來朝寺封號詔授帝師後人爲圓智
妙覺弘教大國師烏斯藏僧人准頂國師並賜玉印佛寶國
師復遣其徒來貢上所舉土官五十八人亦皆授職九年荅
力麻八刺遣使來貢十一年復貢奏舉故官十六人爲宣慰
招討等官亦皆報允十四年復貢其時喃加巴藏卜已卒有

僧哈立麻者國人以其有道術稱之爲尚師成祖爲燕王時知其名永樂元年命司禮少監侯顯僧智光齋書幣往徵其僧先遣人來貢而躬隨使者入朝四年冬將至命駙馬都尉沐昕往迎之旣至帝延見於奉天殿明日宴華蓋殿賜黃金百白金千鈔二萬綵幣四十五表裏法器裯褥鞍馬香果茶米諸物畢備其從者亦有賜明年春賜儀仗銀爪牙仗骨朶鮎燈紗燈香合拂子各二手爐六繖蓋一銀交椅銀足踏銀杌銀盆銀罐青圓扇紅圓扇拜褥帳幄各一幃幢四十有八鞍馬二散馬四帝將薦福於高帝后命建普度大齋於靈谷寺七日帝躬自行香於是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屬連日畢見帝大悅侍臣多獻賦頌事竣復賜黃金百白金千寶鈔二

千綵幣表裏百二十馬九其徒灌頂圓通善慧大國師哈思
巴囉葛羅思等亦加優賜遂封哈立麻爲萬行具足十方最
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
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及金銀鈔綵幣織金珠袈裟金
銀器鞍馬命其徒孛隆逋瓦桑兒加領直爲灌頂圓修淨慧
大國師高日瓦禪伯爲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果樂羅葛羅
監藏巴里藏卜爲灌頂弘智淨戒大國師並賜印誥銀鈔綵
幣已命哈立麻赴五臺山建大齋再爲高帝后薦福賜予優
厚六年四月辭歸復賜金幣佛像命中官護行自是迄正統
末入貢者八已而法王卒久不奉貢至弘治八年王葛哩麻
巴始遣使來貢十二年兩貢禮官以一歲再貢非制請裁其

賜賚從之正德元年來貢十年復來貢時帝惑近習言謂烏斯藏僧有能知三生者國人稱之為活佛欣然欲見之考永宣間鄧誠侯顯入番故事命中官劉允乘傳往迎閣臣梁儲等言西番之教邪妄不經我祖宗朝雖嘗遣使蓋因天下初定藉以化導愚頑鎮撫荒服非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後累朝列聖止因其來朝而賞賚之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其地今忽遣近侍往送幡幢朝野聞之莫不駭愕而允奏乞鹽引至數萬動撥馬船至百艘又許其使宜處置錢物勢必攜帶私鹽騷擾郵傳為官民患今蜀中大盜初平瘡痍未起在官已無餘積必至苛斂軍民挺而走險盜將復發況自天全六番出境涉數萬之程歷數歲之久道途絕無郵置人馬安

從供頓脫中途遇寇何以禦之虧中國之體納外番之侮無
一可者所齎敕書臣等不敢撰擬帝不聽禮部尚書毛紀六
科給事中葉相十三道御史周倫等並切諫亦不聽允行以
珠琲爲幡幢黃金爲供具賜其僧金印犒賞以鉅萬計內庫
黃金爲之罄盡敕允往返以十年爲期所攜茶鹽以數十萬
計允至臨清漕艘爲之阻滯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艚艫相
連二百餘里及抵成都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百兩錦官驛
不足取傍近數十驛供之治入番器物估直二十萬守臣力
爭減至十三萬工人雜造夜以繼日居歲餘始率將校十人
士千人以行越兩月入其地所謂活佛者恐中國誘害之匿
不出見將士怒欲脇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寶貨器械以去將

校死者二人卒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善馬疾走僅免返成都戒部下弗言而以空函馳奏至則武宗已崩世宗召允還下吏治罪嘉靖中法王猶數入貢迄神宗朝不絕時有僧鎮南堅錯者能知已往未來事稱活佛順義王俺荅亦崇信之萬曆七年以迎活佛爲名西侵瓦剌爲所敗此僧戒以好殺勸之東還俺荅亦勸此僧通中國乃自甘州遺書張居正自稱釋迦摩尼比丘求通貢饋以儀物居正不敢受聞之於帝帝命受之而許其貢由是中國亦知有活佛此僧有異術能服人諸番莫不從其教卽大寶法王及闡化諸王亦皆俯首稱弟子自是西方止知奉此僧諸番王徒擁虛位不復能施其號令矣

大乘法王者烏斯藏僧昆澤思巴也其徒亦稱爲尚師永樂時成祖旣封哈立麻又聞昆澤思巴有道術命中官齋璽書銀幣徵之其僧先遣人貢舍利佛像遂偕使者入朝十一年二月至京帝卽延見賜藏經銀鈔綵幣鞍馬茶果諸物封爲萬行圓融妙法最勝真如慧智弘慈廣濟護國演教正覺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剛普應大光明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袈裟幡幢鞍馬繖器諸物禮之亞於大寶法王明年辭歸賜加於前命中官護行後數入貢帝亦先後命中官喬來喜楊三保齋賜佛像法器袈裟禪衣絨錦綵幣諸物洪熙宣德間並來貢久之卒成化四年其王完卜遣使來貢禮官言無法王印文且從洮州入非制宜減其賜物使者言所居去烏斯

藏猶二十餘程涉五年外方達京師且所進馬多乞給全賜
乃命量增十七年來貢弘治元年其王桑加瓦遣使來貢故
事法王卒其徒自相繼承不由朝命三年輔教王遣使奉貢
奏舉大乘法王襲職帝但納其貢賜賚遣還不命襲職正德
五年遣其徒綽吉我些兒等從河州衛人貢禮官以非貢道
請減其賞并治指揮徐經罪從之已綽吉我些兒有寵於帝
亦封大德法王十年僧完卜鎮南堅參巴爾藏卜遣使來貢
乞襲大乘法王禮官失於稽考竟許之嘉靖十五年偕輔教
闡教諸王來貢使者至四千餘人帝以人數踰額減其賞并
治四川三司官濫送之罪初成祖封闡化等五王各有分地
惟二法王以遊僧不常厥居故其貢期不在三年之列然終

明世奉貢不絕云

大慈法王名釋迦也失亦烏斯藏僧稱爲尚師者也永樂中
旣封二法王其徒爭欲見天子邀恩寵於是來者趾相接釋
迦也失亦以十二年入朝禮亞大乘法王明年命爲妙覺圓
通慈慧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賜之印
誥十四年辭歸賜佛經佛像法仗僧衣綺帛金銀器且御製
贊詞賜之其徒益以爲榮明年遣使來貢十七年命中官楊
三保齎佛像衣幣往賜二十一年復來貢宣德九年入朝帝
畱之京師命成國公朱勇禮部尚書胡濙持節冊封爲萬行
妙明真如上勝清淨般若弘照普慧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
王西天正覺如來自在大圓通佛宣宗崩英宗嗣位禮官先

奏汰番僧六百九十人正統元年復以爲請命大慈法王及
西天佛子如故餘遣還不願者減酒饌廩餼自是輦下稍清
西天佛子者能仁寺僧智光也本山東慶雲人洪武永樂中
數奉使西國成祖賜號國師仁宗加號圓融妙慧淨覺弘濟
輔國光範演教灌頂廣善大國師賜金印冠服金銀器至是
復加西天佛子未幾卒已釋迦也失亦卒初太祖招徠番僧
本藉以化愚俗弭邊患授國師大國師者不過四五人至成
祖兼崇其教自闡化等五王及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
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有八其他禪師僧官不可
悉數其徒交錯於道外擾郵傳內耗大官公私騷然而帝不
恤也然至者猶卽遣還及宣宗時則久留京師耗費益甚英

宗初年雖多遣斥其後加封號者亦不少景泰中封番僧沙加爲弘慈大善法王班卓兒藏卜爲灌頂大國師英宗復辟務反景帝之政降法王爲大國師大國師爲國師成化初憲宗復好番僧至者日衆剗巴堅參剗實巴領占竹等以祕密教得幸並封法王其次爲西天佛子他授大國師國師禪師者不可勝紀四方奸民投爲弟子輒得食大官每歲耗費鉅萬廷臣屢以爲言悉拒不聽及孝宗踐阼清汰番僧法王佛子以下皆遞降驅還本土奪其印詔由是輦下復清弘治六年帝惑近習言命取領占竹等詣京言官交章力諫事乃寢十三年命爲故西天佛子著札領占建塔工部尚書徐貫等言此僧無益於國營墓足矣不當建塔不從尋命那卜堅參

三人爲灌頂大國師及帝崩禮官請黜異教三人並降禪師
旣而武宗蠱惑佞倖復取領占竹至京命爲灌頂大國師以
先所降禪師三人爲國師帝好習番語引入豹房由是番僧
復盛封那卜堅參及剗巴藏卜爲法王那卜領占及綽卽羅
竹爲西天佛子已封領占班丹爲大慶法王給番僧度牒三
千聽其自度或言大慶法王卽帝自號也綽吉我些兒者烏
斯藏使臣畱豹房有寵封大德法王乞令其徒二人爲正副
使還居本土如大乘法王例入貢且爲二人請國師誥命入
番設茶禮官劉春等執不可帝不聽春等復言烏斯藏遠在
西方性極頑獷雖設四王撫化而其來貢必爲節制若令齋
茶以往賜之誥命彼或假上旨以誘諸番安有所干請從之

則非法不從則生釁害不可勝言帝乃罷設茶敕而予之誥
命帝時益好異教常服其服誦習其經演法內殿綽吉我些
兒輩出入豹房與權倖雜處氣燄灼然及二人乘傳歸所過
驛騷公私咸被其患世宗立復汰番僧法王以下悉被斥後
世宗崇道教益黜浮屠自是番僧鮮至中國者

闡化王者烏斯藏僧也初洪武五年河州衛言烏斯藏怕木
竹巴之地有僧曰章陽沙加監藏元時封灌頂國師爲番人
推服今朶甘酋賞竹監藏與管兀兒構兵若遣此僧撫諭朶
甘必內附帝如其言仍封灌頂國師遣使賜玉印綵幣明年
其僧使酋長鎖南藏卜貢佛像佛書舍利是時方命佛寶國
師招諭番人於是怕木竹巴僧吉刺思巴賞竹監藏巴藏卜

等自稱輦卜闍遣使進表及方物帝厚賜之輦卜闍者其地
 首僧之稱也八年正月設怕木竹巴萬戶府以番酋為之巴
 而章陽沙加卒授其徒鎖南札思巴噫監藏卜為灌頂國師
 二十一年上表稱病舉弟吉刺思巴監藏巴藏卜自代遂授
 灌頂國師自是三年一貢成祖嗣位遣僧智光往賜永樂元
 年即遣使入貢四年封為灌頂國師闡化王賜螭紐玉印白
 金五百兩綺衣三襲錦綺五十匹巴茶二百斤明年命與護
 教贊善二王必力工瓦國師及必里朶甘隴荅諸衛川藏諸
 族復置驛站通道往來十一年中官楊三保使烏斯藏還其
 王遣從子剗結等隨之入貢明年復命三保使其地令與闡
 教護教贊善三王及川卜川藏隴荅朶甘上下邛部隴卜共

修驛站諸未復者盡復之自是道路畢通使臣往還數萬里無虞寇盜矣其後貢益頻數帝嘉其誠復命三保齋佛像法器袈裟禪衣及絨錦綵幣往勞之已又命中官戴興往賜綵幣宣德二年命中官侯顯往賜絨錦綵幣其貢使嘗毆殺驛官子帝以其無知遣還勅王戒飭而已九年貢使歸以賜物易茶至臨洮有司沒入之羈其使請命有詔釋之還其茶正統五年王卒遣禪師二人爲正副使封其從子吉刺思巴永耐監藏巴藏卜爲闡化王使臣私市茶絲數萬令有司運致禮官請禁之帝念其遠人但令自備舟車久之王卒以桑兒結堅智巴藏卜嗣成化元年禮部言宣德正統間諸番入貢不過三四十人景泰時十倍天順間百倍今貢使方至乞敕

諭闡化王令如洪武舊制三年一貢從之五年王卒命其子公葛列思巴中柰領占堅參巴兒藏卜嗣未幾遣僧進貢還至西寧雷寺中不去又冒名入貢隱匿所賜璽書幣物王使其下三人來趣其僧閉之室中剜二人目一人逸訴於都指揮孫鑑鑑捕宣之獄受其徒賄而復以聞下四川巡按鞠治坐僧四人死鑑將逮治會赦悉免十七年以長河西諸番多假番王名朝貢命給闡化贊善闡教輔教四王敕書勘合以防奸僞二十一年遣使四百六十人來貢守臣遵新例但納其一百五十人禮官以使者已入境難固拒請順其情槩納之爲後日兩貢之數從之弘治八年遣僧來貢還至揚州廣陵驛遇大乘法王貢使相與殺牲縱酒三日不去見他使舟

至則以石投之不容近陸知府唐愷詣驛呼其舟子戒之諸僧持兵仗呼譟擁而入愷走避隸卒力格鬪乃免爲所傷者甚衆事聞命治通事及伴送者罪遣人諭王令自治其使者其時王卒子班阿吉江東劄巴請襲命番僧二人爲正副使往封比至新王亦死其子阿汪劄巴堅參卽欲受封二人不得已授之遂具謝恩儀物并獻其父所領勘合印章爲左驗至四川守臣劾其擅封逮治論斬滅死戍邊副使以下悉宥正德三年禮官以貢使踰額令爲後年應貢之數嘉靖三年偕輔教王及大小三十六番請入貢禮官以諸番不具地名族氏令守臣覆實以聞四十二年闡化諸王遣使入貢請封禮官循故事遣番僧二十二人爲正副使序班朱廷對

監之至中途大騷擾不受廷對約束廷對還白其狀禮官請
自後封番王卽以誥敕付使者齋還或下守臣擇近邊僧人
齋賜封諸藏之不遣京寺番僧自此始也番人素以入貢爲
利雖屢申約束而來者日增至隆慶三年再定令闡化闡教
輔教三王俱三歲一貢貢使各千人半全賞半減賞全賞者
遣八人赴京餘畱邊上遂爲定制萬曆七年貢使言闡化王
長子札釋藏卜乞嗣職如其請久之卒其子請襲神宗許之
而制書但稱闡化王用閣臣沈一貫言加稱烏斯藏怕木竹
巴灌頂國師闡化王其後奉貢不替所貢物有畫佛銅佛銅
塔珊瑚犀角氍毹左髻毛纓足力麻鐵力麻刀劍明甲冑之
屬諸王所貢亦如之

贊善王者靈藏僧也其地在四川徼外視烏斯藏爲近成祖
踐阼命僧智光往使永樂四年其僧著思巴兒監藏遣使入
貢命爲灌頂國師明年封贊善王國師如故賜金印誥命十
七年中官楊三保往使洪熙元年王卒從子喃葛監藏襲宣
德二年中官侯顯往使正統五年奏稱年老請以長子班丹
監判代帝不從其請而授其子爲都指揮使初入貢無定期
自永樂迄正統或間歲一來或一歲再至而歷朝遣使往賜
者金幣寶鈔佛像法器袈裟禪服不一而足至成化元年始
定三歲一貢之例三年命塔兒把堅察襲封故事封番王誥
敕及幣帛遣官齋賜至是西陲多事禮官乞付使者齋回從
之五年四川都司言贊善諸王不遵定制遣使率各寺番僧

百三十二種入貢且無番王印文今止留十餘人守貢物餘
已遣還禮官言番地廣遠番王亦多若遵例並時入貢則內
郡疲供億莫若令諸王於應貢之歲各具印文取次而來今
貢使已至難拂其情乞許作明年應貢之數報可十八年禮
官言番王三歲一貢貢使百五十人定制也近贊善王連貢
者再已遣四百十三人今因請封請襲又遣千五百五十人
違制宜却乞許其請封襲者而以三百人為後來兩貢之數
餘悉遣還亦報可遂封喃葛堅榮巴藏卜為贊善王弘治十
六年卒命其弟端竹堅智嗣嘉靖後猶入貢如制
護教王者名宗巴幹即南哥巴藏卜館覺僧也成祖初僧智
光使其地永樂四年遣使入貢詔授灌頂國師賜之誥明年

遣使入謝封爲護教王賜金印誥命國師如故遂頻歲入貢
十二年卒命其從子幹些兒吉刺思巴藏卜嗣王洪熙宣德
中並入貢已而卒無嗣其爵遂絕

闡教王者必力工瓦僧也成祖初僧智光齋敕入番其國師
端竹監藏卽遣使入貢永樂元年至京帝喜宴賚遣還四年
又貢帝旣優賜并賜其國師大板的達律師鎖南藏卜衣幣
至十一年已數貢乃加號灌頂慈悲淨戒大國師又封其僧
領真巴兒吉監藏爲闡教王賜印誥綵幣後比年一貢楊三
保戴興侯顯之使皆齋金幣佛像法器賜焉宣德五年王卒
命其子綽兒加監巴領占嗣久之卒命其子領占叭兒結堅
參嗣成化四年從禮官言申三歲一貢之制明年王卒命其

子領占堅參叭兒藏卜襲二十年帝遣番僧班著兒齋璽書
勘合在賜其僧憚行至半道偽為王印信番文復命有詔逮
治正德十三年遣番僧領占剗巴等封其新王剗巴等乞馬
快船三十艘載食鹽為入番買路之費戶科戶部並疏爭帝
不聽剗巴等在途科索無厭至呂梁毆管洪主事李瑜幾斃
其恣橫如此迄嘉靖世闡教王修貢不輟

輔教王者思達藏僧也其地視烏斯藏尤遠成祖即位命僧
智光持詔招諭賜以銀幣永樂十一年封其僧南渴烈思巴
為輔教王錫誥印綵幣數通貢使楊三保侯顯皆在賜其國
與諸法王等景泰七年使來貢自陳年老乞令其子喃葛堅
察巴藏卜代帝從之封為輔教王賜誥敕金印綵幣袈裟法

器以灌頂國師葛藏右覺義桑加巴克正副使往封至四川
多雇牛馬任載私物禮官請治其罪英宗方復辟命收其敕
書減供應之半成化五年王卒命其子喃葛劄失堅參叭藏
卜嗣六年申舊制三年一貢多不過百五十人由四川雅州
入國師以下不許貢弘治十二年輔教等四王及長河西宜
慰司並時入貢使者至二千八百餘人禮官以貢費不貲請
敕四川守臣遵制遣送違者却還從之歷正德嘉靖世奉貢
不絕

西天阿難功德國西方番國也洪武七年王卜哈魯遣其講
主必尼西來朝貢方物及解毒藥石詔賜文綺禪衣及布帛
諸物後不復至又有和林國師朶兒只怯烈失思巴藏卜亦

遣其講主汝奴汪叔來朝獻銅佛舍利白哈丹布及元所授
玉印一玉圖書一銀印四銅印五金字牌三命宴賚遣還明
年其國師入朝又獻佛像舍利及馬二匹命送佛像舍利於
鍾山寺賜文綺禪衣和林卽元太祖故都在極北非西番其
國師則番僧與功德國同時來貢後亦不復至
尼八刺國在諸藏之西去中國絕遠其王皆僧爲之洪武十
七年太祖已招徠諸番議通使其地命僧智光齋璽書綵幣
往并使其鄰境地湧塔國智光精釋典負才辨宣揚天子德
意其王馬達納羅摩卽遣使隨入朝貢金塔佛經及名馬方
物二十年達京師帝喜賜銀印玉圖書誥敕符驗及幡幢綵
幣又賜其使者二十三年再貢加賜玉圖書紅羅繖終太祖

時數歲一貢成祖嗣位復命智光使其國永樂七年遣使來
貢十一年命楊三保齎璽書銀幣賜其嗣王沙葛新的及地
湧塔王可般明年遣使來貢封沙葛新的爲尼八刺國王賜
誥及鍍金銀印十六年遣使來貢命中官鄧誠齎璽書錦綺
紗羅往報之所經罕東靈藏必力工瓦烏斯藏及野藍卜納
皆有賜宣德二年又遣中官侯顯賜其王絨錦紵絲地湧塔
王如之自後貢使不復至又有速覩嵩者亦西方之國永樂
三年遣行人連迪等齎敕往招賜銀鈔綵幣其酋以道遠竟
不至

朶甘在四川徼外南與烏斯藏鄰唐吐蕃地元置宣慰司招
討司元帥府萬戶府分統其衆洪武二年太祖定陝西卽遣

官齋詔招撫又遣員外郎許允德諭其酋長舉元故官赴京
於是攝帝師喃加巴藏卜及故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
於六年春入朝上所舉六十人名帝喜置指揮使司二曰朶
甘曰烏斯藏宣慰司二元帥府一摺討司四萬戶府十三千
戶所四卽以所舉官任之大臣言來朝者授職不來者宜弗
予帝曰吾以誠心待人彼不誠曲在彼矣萬里來朝俟其再
請豈不負遠人歸嚮之心遂皆授之降詔曰我國家受天明
命統御萬方恩撫善良武威不服凡在幅員之內咸推一視
之仁乃者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率所舉故國公司徒宣慰摺
討元帥萬戶諸人自遠入朝朕嘉其識天命不勞師旅共效
職方之貢已授國師及故國公等爲指揮同知等官皆給誥

印自今爲官者務遵朝廷法撫安一方僧務敦化導之誠率
民爲善共享太平永綏福祉豈不休哉並宴賚遣還初元尊
番僧爲帝師授其徒國公等秩故降者襲舊號鎖南兀卽爾
者歸朝授朶甘衛指揮僉事以元司徒銀印來上命進指揮
同知已而朶甘宣慰賞竹監藏舉首領可爲指揮宣慰萬戶
千戶者二十二人詔從其請鑄分司印予之乃改朶甘烏斯
藏二衛爲行都指揮使司以鎖南兀卽爾爲朶甘都指揮同
知管招兀卽爾爲烏斯藏都指揮同知並賜銀印又設西安
行都指揮使司於河州兼轄二都司已佛寶國師鎖南兀卽
爾等遣使來朝奏舉故官賞竹監藏等五十六人命增置朶
甘思宣慰司及招討等司招討司六曰朶甘思曰朶甘隴荅

曰朶甘丹曰朶甘倉澹曰朶甘川曰磨兒勘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列思麻千戶所十七以賞竹監藏爲朶甘都指揮同知餘授職有差自是諸番修貢惟謹八年置俄力思軍民元帥府尋置隴荅衛指揮使司十八年以班竹兒藏卜爲烏斯藏都指揮使乃更定品秩自都指揮以下皆令世襲未幾又改烏斯藏俺不羅衛爲行都指揮使司二十六年西番思曩日等簇遣使貢馬命賜金銅信符文綺襲衣許之朝貢永樂元年改必里千戶所爲衛後置烏斯藏牛兒宋寨行都指揮使司又置土邛部衛皆以番人官之十八年帝以西番悉入職方其最遠白勒等百餘寨猶未歸附遣使往招亦多入貢帝以番俗惟僧言是聽乃寵以國師諸美

號賜誥印令歲朝由是諸番僧來者日多迄宣德朝禮之益厚九年命中官宋成等齎璽書賜物使其地敕都督趙安率兵送之畢力木江正統初以供費不貲稍爲裁損時有番長移書松潘守將趙得言欲入朝爲生番阻遏乞遣兵開道詔令得遣使招生番相率朝貢者八百二十九寨悉賜賚遣歸天順四年四川三司言比奉敕書番僧朝貢入京者不得過十人涂甜境上候賞今蜀地災傷若悉留之動經數月有司困於供億宜如正統間制宴待遣還報可成化三年阿昔洞諸簇土官言西番大小二姓爲惡殺之不懼惟國師刺麻勸化則革心信服乃進禪師遠丹藏卜爲國師都綱子瑞爲禪師以化導之六年申諸番三歲一貢之例國師以下不許貢

於是貢使漸希初太祖以西番地廣人獷悍欲分其勢而殺其力使不爲邊患故來者輒授官又以其地皆食肉倚中國茶爲命故設茶課司於天全六番令以馬布而入貢者又優以茶布諸番戀貢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爲變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國師西天佛子等俾轉相化導以共尊中國以故西陲晏然終明世無番寇之患番酋陳寶入京亦不爲難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在四川徼外地通烏斯藏唐爲吐蕃元時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寧遠六安撫司隸吐蕃宣慰司洪武時其地打煎爐長河西王官元右丞刺瓦蒙遣其理問高惟善來朝貢方物宴賚遣還十六年復遣惟善及從子萬戶若刺來貢命置長河西等處軍民安撫司以刺瓦蒙

爲安撫使賜文綺四十八匹鈔二百錠授惟善禮部主事二
十年遣惟善招撫長河西魚通寧遠諸處明年還朝言安邊
之道在治屯守而兼恩威屯守旣堅雖遠而有功恩威未備
雖近而無益今魚通九枝疆土及巖州雜道二長官司東鄰
碣門黎雅西接長河西自唐時吐蕃強盛寧遠安靖巖州漢
民往往爲彼驅入九枝魚通防守漢邊元初設二萬戶府仍
與盤陀仁陽置立寨柵邊民戍守其後各枝率衆攻仁陽等
柵及川蜀兵起乘勢侵陵雅邛嘉等州洪武十年始隨碣門
土酋歸附巖州雜道二長官司自國朝設迄今十有餘年官
民仍舊不相統攝蓋無統制之司恣其猖獗因襲舊弊故也
其近而已附者如此遠而未附者何由而臣服之且巖州寧

遠等處乃古之州治苟撥兵戍守就築城堡開墾山田使近者向化而先附遠者畏威而來歸西域無事則供我徭役有事則使之先驅撫之既久則皆爲我用矣如臣之說其便有六通烏思藏朶甘鎮撫長河西可拓地四百餘里得蕃民二千餘戶非惟黎雅保障蜀亦永無西顧憂一也蕃民所處老思岡之地土瘠人繁專務貿易販罽門烏茶蜀之細布博易羌貨以贍其生若於巖州立市則此輩衣食皆仰給於我焉敢爲非二也以長河西伯思東巴獵等八千戶爲外蕃犄角其勢必固然後招來遠者如其不來使八千戶近爲內應遠爲鄉導此所謂以蠻夷攻蠻夷誠制邊之善道三也天全六番招討司八鄉之民宜悉蠲其徭役專令蒸造烏茶運至巖州

置倉收貯以易番馬比之雅州易馬其利倍之且於打煎爐
原易馬處相去甚近而價增於彼則番民如蟻之慕羶歸市
必衆四也巖州旣立倉易馬則番民運茶出境倍收其稅其
餘物貨至者必多又魚通九枝蠻民所種水陸之田遞年無
征若令歲輸租米并令軍士開墾大渡河兩岸荒田亦可供
給戍守官軍五也碉門至巖州道路宜令繕修開拓以便往
來人馬仍量地里遠近均立郵傳與黎雅烽火相應庶可以
防遏亂略邊境無虞六也帝從之後建昌酋月魯帖木兒叛
長河西諸酋陰附之失朝貢太祖怒三十年春謂禮部臣曰
今天下一統四方萬國皆以時奉貢如烏斯藏尼八剌國其
地極遠猶三歲一朝惟打煎爐長河西土酋外附月魯帖木

兒賈哈刺不臣中國興師討之鋒刃之下死者必衆宜遣人
諭其首若聽命來覲一以恩待不悛則發兵三十萬聲罪徂
征禮官以帝意爲文馳諭之其首懼卽遣使入貢謝罪天子
赦之爲置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以其首爲宣慰使自是
修貢不絕初魚通及寧遠長河西本各爲部至是始合爲一
焉永樂十三年貢使言西番無他土產惟以馬易茶近年禁
約生理實艱乞仍許開中從之二十一年宣慰使喃哩等二
十四人來朝貢馬正統二年喃哩卒子加八僧嗣成化四年
申諸番三歲一貢之令惟長河西仍比歲一貢六年定二年
或三年一貢貢使不得過百人十七年禮官言烏斯藏在長
河西之西長河西在松潘越嶲之南壤地相接易於混淆烏

斯藏諸番王例三歲一貢彼以道險來少而長河西番僧往往詐爲諸王文牒入貢冒賞請給諸番王及長河西董卜韓胡敕書勘合邊臣審驗方許進入庶免詐僞之弊或道阻不許補貢從之十九年其部內灌頂國師遣僧徒來貢至千八百人守臣劾其違制帝止納五百人餘悉遣還二十二年禮官言長河西以黎州大渡河寇發連歲失貢至是補進三貢定制道梗者不得再補但今貢物已至宜順其情納之而量減賜賚報可弘治十二年禮官言長河西及烏斯藏諸番一時並貢使者至二千八百餘人乞諭守臣無濫送亦報可然其後來者愈多率不能却至嘉靖三年定令不得過一千人隆慶三年定五百人全賞遣八人赴京之制如闡教諸王所

貢物有珊瑚瓊瓊犀角左髻毛纓足力麻鐵力麻明盛明甲
刀劍之屬諸番所貢皆如之

董卜韓胡宣慰司在四川威州之西其南與天全六番接永
樂九年酋長南葛遣使奉表入朝貢方物因言荅隆蒙礪門
二招討侵掠鄰境阻遏道路請討之帝不欲用兵降敕慰諭
使比年一貢賜銀印冠帶正統三年奏年老乞以子克羅俄
堅紮代從之克狡不循禮法七年乞封王賜金印帝不許命
進秩鎮國將軍都指揮同知掌宣慰司事給之誥命益恃強
數與雜谷安撫及別思寨安撫饒烙構怨十年八月移牒四
川守臣謂別思寨本父南葛故地分畀饒烙父者後饒烙受
事私奏於朝獲設安撫司邇乃僞爲宣慰司印自稱宣慰使

糾合雜谷諸番將侵噬巴地巴拘執饒略追出偽印用番俗
法剋去兩目謹以狀聞守臣上其事帝遣使齎敕責其專擅
令與使臣推擇饒略族人爲安撫仍轄其土地且送還饒略
養之終身十三年十月四川巡按張洪等奏近接董卜宣慰
文牒言雜谷故安撫阿際小妻毒殺其夫及子又賄威州千
戶唐泰誣已謀叛今備物進貢欲從銅門山西開山通道乞
官軍於日駐逐之臣等竊以雜谷內聯威州保縣外鄰董卜
韓胡雜谷力弱欲抗董卜實倚重於威保董卜勢強欲通威
保却受阻於雜谷以此讐殺素不相能銅門及日駐諸寨乃
雜谷威保要害地董卜欺雜谷妻寡子弱瞰我軍遠征麓川
假進貢之名欲別開道路意在吞滅雜谷構陷唐泰所請不

可許乃下都御史寇深等計度其議迄不行時董卜比歲入
貢而所遣僧徒強悍不法多攜私物強索舟車騷擾道途詈
辱長吏天子聞而惡之景泰元年賜敕切責等侵奪雜谷及
達思蠻長官司地掠其人畜守臣不能制三年二月朝議獎
其入貢勤誠進秩都指揮使令還二司侵地及所掠人民其
酋卽奉命惟舊維州之地尙爲所據俄饋四川巡撫李匡銀
釁金珀求御製大誥周易尙書毛詩小學方輿勝覽成都記
諸書匡聞之於朝因言唐時吐蕃求毛詩春秋于休烈謂予
之以書使知權謀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裴光庭謂吐蕃久
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俾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
知書有權畧變詐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明皇從之今茲

所求臣以爲予之便不然彼因貢使市之書肆甚不爲難惟
方輿成都記二書形勝關塞所具不可槩予帝如其言尋以
其還侵地賜敕獎勵六年兵部尚書于謙等奏其僭稱蠻王
窺伺巴蜀所上奏章語多不遜且招集羣番大治戎器悖逆
日彰不可不慮宜敕守臣預爲戒備從之未幾克羅俄堅粲
死其子劄思堅粲藏卜遣使來貢命爲都指揮同知掌宣慰
司事天順元年遣使入貢乞封王命如其父官進秩都指揮
使仍掌宣慰司事成化五年四川三司奏保縣僻處極邊永
樂五年特設雜谷安撫司令撫輯舊維州諸處蠻寨後與董
卜構兵維州諸地俱爲侵奪貢道阻絕今雜谷恢復故疆將
遣使來貢不知貢期未敢擅遣帝從禮官言許以三年爲期

四年申諸番三年一貢之例惟董卜許比年一貢六年又定
 三年或二年一貢貢使不得過百人巴剌巴堅察藏卜卒于
 綽吾結言千嗣為都指揮使弘治三年卒子日墨剌思巴旺
 丹巴藏卜遣國師貢珊瑚樹氍毹甲冑諸物請嗣父職許之
 賜誥命敕書綵幣九年卒子喃呆請襲亦遣國師貢方物詔
 授以父官久之卒子容中短竹襲自定貢使之制其後仍漸
 增至千餘人嘉靖二年再定令不得過千人其所隸別思寨
 及加渴瓦寺別貢隆慶二年董卜及別思寨貢使多至千七
 百餘人命半予全賞遣八人赴京為定制迄萬曆後朝貢不

替

明史藁

列傳第二百四終

明史藁

列傳第三百五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 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西域四

撒馬兒罕 達失干 渴石

賽藍

養夷

渴石

迭里迷

卜花兒

別失八里

哈烈

俺都淮

八荅黑商

于闐

失刺思

俺的干

哈實哈兒

亦思弗罕

火刺札

乞力麻兒

白松虎兒

荅兒密

納失者罕

敏真

日落

米昔兒

黑婁

討來思

阿速

沙哈魯

天方

默德那

坤城

哈二等二十一九部附

魯迷

小非兒

眼夫八里

撒馬兒罕即漢罽賓地隋曰漕國唐復名罽賓皆通中國元

太祖蕩平西域盡以諸王駙馬為之君長易前代國名以蒙

古語始有撒馬兒罕之名去嘉峪關九千六百里元末為之

王者駙馬帖木兒也洪武中太祖欲通西域屢遣使招諭而

遐方君長未有至者二十年四月帖木兒首遣回回滿刺哈

非思等來朝貢馬十五駝二詔宴其使賜白金十有八錠自

是頻歲貢馬駝二十五年兼貢絨六匹青梭幅九匹紅綠撒
哈刺各二匹及鑕鐵刀劔甲冑諸物而其國中回回又自驅
馬抵涼州互市帝不許令赴京鬻之元時回回徧天下及是
居甘肅者尚多詔守臣悉遣之於是歸撒馬兒罕者千二百
餘人二十七年八月帖木兒貢馬二百其表曰恭惟大明大
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四海仁德洪布恩養庶類萬國欣仰咸
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運數爲億兆之主光明
廣大昭若天鏡無有遠近咸照臨之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
外恭聞聖德寬大超越萬古自古所無之福皇帝皆有之所
未服之國皇帝皆服之遠方絕域昏暗之地皆清明之老者
無不安樂少者無不長遂善者無不蒙福惡者無不知懼今

又特蒙施恩遠國凡商賈之來中國者使觀覽都邑城池富貴雄壯如出昏暗之中忽睹天日何幸如之又承敕書恩撫勞問使站驛相通道路無壅遠國之人咸得其濟欽仰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國中部落聞茲德音歡舞感戴臣無以報恩惟仰天祝頌聖壽福祿如天地永永無極照世杯者其國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帝得表嘉其有文明年命給事中傅安等齎璽書幣帛報之其貢馬一歲再至以千計竝賜寶鈔犢之成祖踐阼遣使敕諭其國永樂三年傅安等尚未還而朝廷聞帖木兒假道別失八里率兵東敕甘肅總兵官宋晟倣備五年六月安等還初安至其國被留朝貢亦絕尋令人導安徧歷諸國數萬里

以誇其國廣大至是帖木兒死其孫哈里嗣乃遣使臣虎友
達等送安還貢方物帝厚賚其使遣指揮白阿兒忻合等往
祭故王而賜新王及部落銀幣其頭目沙里奴兒丁等遂亦
貢駝馬命安等賜其王綵幣與貢使偕行七年安等還王遣
使隨入貢自後或比年或間一歲或三歲輒入貢十三年遣
使隨李達陳誠等入貢暨辭歸命誠及中官魯安偕往賜其
頭目兀魯伯等白金綵幣其國復遣使隨誠等入貢十八年
復命誠及中官郭敬齋敕及綵幣報之宣德五年秋冬其頭
目兀魯伯米兒咱等遣使再入貢七年遣中官李貴等齋文
綺羅錦賜其國正統四年貢良馬色元蹄額皆白帝愛之命
圖其像賜名瑞鵠賞賚有加十年十月書諭其王兀魯伯曲

烈于曰王遠處西陲恪修職貢良足嘉尚使回特賜王及下
妻王子綵幣表裏示朕優待之意別敕賜金玉器龍首杖細
馬鞍及諸色織金文綺官其使臣爲指揮僉事景泰七年貢
馬駝玉石禮官言舊制給賞太重今正副使應給一等二等
賞物者如舊時三等人給綵緞四表裏絹三匹織金紵絲衣
一襲其隨行鎮撫舍人以下遞減有差所進阿魯骨馬每匹
綵緞四表裏絹八匹駝三表裏絹十匹達達馬不分等第每
匹紵絲一匹絹八匹折鈔絹一匹中等馬如之下等者亦遞
減有差制可又言所貢玉石堪用者止二十四塊六十八斤
餘五千九百餘斤不適於用宜令自鬻而彼堅欲進獻請每
五斤賜絹一匹亦可之已而使臣還賜王卜撒因文綺器物

天順元年命都指揮馬雲等使西域敕獎其鎖魯檀母撒賜
綵幣令護朝使往還鎖魯檀者君長之稱猶蒙古可汗也七
年復命指揮詹昇等使其國成化中其鎖魯檀阿黑麻三入
貢至十九年偕亦思罕酋長貢二獅至肅州其使者奏請大
臣往迎職方郎中陸容言此無用之物在郊廟不可爲犧牲
在乘輿不可備驂服宜勿受禮官周洪謨等亦言往迎非體
帝卒遣中使迎之獅日噉生羊二醋酣密酪各二瓶養獅者
光祿日給酒饌帝旣厚加賜賚而其使者怕六灣以爲輕援
永樂間例爲請禮官議從正統四年例加綵緞五表裏使者
復以爲輕乃加正副使各二表裏從者半之命中官韋洛鴻
臚署丞海濱送之還其使者不由故道赴廣東又多買良家

女爲妻妾洛等不爲禁止久之洛上疏委罪於濱濱坐下吏其使者請泛海至滿刺加帝後親以獻帝船中官韋眷王之布政使陳選力陳不可乃已弘治二年其使由滿刺加至廣東貢獅子鸚鵡諸物守臣以聞禮官耿裕等言南海非西域貢道請却之禮科給事中韓鼎等亦言狎獐之獸狎玩非宜且騷擾道路供費不貲不可受帝曰珍禽奇獸朕不受獻況來非正道其卽却還守臣違制宜罪姑貸之禮官又言海道固不可開然不宜絕之已甚請薄犒其使量以綺帛賜其王制可明年又偕土魯番貢獅子及哈刺虎刺諸獸由甘肅入鎮守中官傅德總兵官周玉等先圖形奏聞卽遣人馳驛起送獨巡按御史陳瑤論其糜費煩擾請勿納禮官議如其言

量給犒賞且言聖明在御屢却貢獻德等不能奉行德意請
罪之帝曰貢使旣至不必却回可但遣一二人詣京獅子諸
物每獸日給一羊不得妄費德等貸勿治後至十六年始來
貢明年復至而正德中猶數至嘉靖二年貢使又至禮官言
諸國使臣在途者遷延隔歲在京者伺候同賞光祿郵傳供
費不貲宜示以期約因列上禁制數事從之十二年偕天方
土魯番入貢稱王者至百餘人禮官夏言等論其非請敕閣
臣議所荅張孚敬等言西域諸王疑出本國封授或部落自
相尊稱先年亦有至三四十人者卽據所稱荅之若驟議裁
革恐人情缺望乞更敕禮兵二部詳議於是言及樞臣王憲
等謂西城稱王者止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如日落諸國稱

名雖多朝貢絕少弘正間土魯番十三入貢正德間天方四入貢稱王者率一以多不過三人餘但稱頭目而已至嘉靖二年八年天方多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孚敬等言三四十人者并數三國爾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五十三王實前此所未有弘治時回賜敕書止稱一王若循撒馬兒罕往歲故事類荅王號人與一敕非所以尊中國制外蕃也蓋帝王之馭外蕃固不拒其來亦必限以制其或名號僭差言詞侮慢則必正以大義責其無禮今謂本國所封何以不見故牘謂部落自號何以達之天朝我槩給以敕而彼卽據敕恣意往來恐益擾郵傳費供億殫府庫以實谿壑非計之得也帝納其言國

止給一敕且加詰讓示以國無二王之義然諸蕃迄不從十五年入貢復如故甘肅巡撫趙載奏諸國稱王者至一百五十餘人皆非本朝封爵宜令改正且定貢使名數通事宜用漢人毋專用色目人致交通生釁部議從之二十六年入貢甘肅巡撫楊博請重定朝貢事宜禮官復列數事行之後入貢迄萬曆中不絕蓋蕃人善賈貪中華互市旣入境則一切飲食道途之資皆取之有司雖定五年一貢迄不肯遵天朝亦莫能難也其國東西三千餘里地寬平土壤膏腴王所居城廣十餘里民居稠密西南諸蕃之貨多聚於此號爲富饒城東北有土屋爲拜天之所規制精巧柱皆青石雕爲花文中設講經之堂用泥金書經裏以羊皮俗禁酒人物秀美工

巧過於哈烈而風俗土產多與之同其旁近東有沙鹿海牙
達失干賽藍養夷西有渴石迭里迷諸部落皆役屬焉

沙鹿海牙西去撒馬兒罕五百餘里城居小岡上西北臨河
河名火站水勢衝急架浮梁以渡亦有小舟南近山人多依
崖谷而居園林廣茂西有大沙洲可二百里無水間有之鹹
不可飲牛馬悞飲之輒死地生臭草高尺餘葉如蓋煮其液
成膏卽阿魏又有小草高一二尺叢生秋深露凝食之如蜜
煮爲糖番名達郎古賓永樂間李達陳誠使其地其酋卽遣
使奉貢宣德七年命中官李貴齋敕諭其酋賜金織文綺綵
幣

達失干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餘里城居平原周二里外多園

林饒果木土宜五穀民居稠密李達陳誠李貴之使與沙鹿海牙同

賽藍在達失干之東西去撒馬兒罕千餘里有城郭周二三里四面平曠居人繁庶五穀茂殖亦饒果木夏秋間草中生黑小蜘蛛人被螫徧體痛不可耐必以薄荷枝搗痛處又用羊肝擦之誦經一晝夜痛方止體膚盡蛻六畜被傷者多死凡止宿必擇近水地避之元太祖時都元帥薛捨刺海從征賽蘭諸國以砲立功卽此地也陳誠李貴之使與諸國同養夷在賽藍東三百六十里城居亂山間東北有大溪西流入巨川行百里多荒城蓋其地介別失入里蒙古部落之間數被侵擾以故人民散亡止戍卒數百人居孤城破廬頽垣

蕭然榛莽永樂時陳誠嘗至其地

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三百六十里城據大村周十餘里宮

室壯麗堂以玉石為柱牆壁牕牖盡飾金碧綴琉璃其先撒

馬兒罕酋長駙馬帖木兒居之城外皆水田東南近山多園

林西行十餘里饒奇木又西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峽兩

崖如斧劈行二三里出峽口有石門色似鐵路通東西番人

號為鐵門關設兵守之或言元太祖至東印度鐵門關遇一

角獸能入言即此地也

迭里迷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哈烈三千餘里有新舊二城相

去十餘里其酋長居新城城內外居民僅數百家畜牧蕃息

城在阿朮河東多魚河東地隸撒馬兒罕西多蘆林產獅子

永樂時陳誠李達嘗使其地

卜花兒在撒馬兒罕西北七百餘里城居平川周十餘里戶
萬計市里繁華號爲富庶地卑下節序常溫宜五穀桑麻多
絲繅布帛六畜亦饒永樂十三年陳誠自西域還所經哈烈
撒馬兒罕別失八里俺都淮八荅黑商迭里迷沙鹿海牙賽
藍渴石養夷火州柳城土魯番鹽澤哈密達失干卜花兒凡
十七國悉詳其山川人物風俗爲使西域記以獻以故中國
得考焉宣德七年命李達撫諭西域卜花兒亦與焉

別失八里西域大國也南接于闐北連瓦剌西抵撒馬兒罕
東抵火州東南距嘉峪關三千七百里或曰焉耆或曰龜茲
元世祖時設宣慰司尋改爲元帥府其後以諸王鎮之洪武

中藍玉征沙漠至捕魚兒海獲撒馬兒罕商人數百太祖遣
官送之還道經別失八里其王黑的兒火者卽遣千戶哈馬
力丁等來朝貢馬及海青以二十四年七月達京師帝喜賜
王綵幣十表裏其使者皆有賜九月命主事寬徹御史韓敬
評事唐鉦使西域以書諭黑的兒火者曰朕觀普天之下后
土之上有國者莫知其幾雖限山隔海風殊俗異然好惡之
情血氣之類未嘗異也皇天眷佑惟一視之故受天命爲天
下主者上奉天道一視同仁俾巨細諸國殊方異類之君民
咸躋乎仁壽而友邦遠國順天事大以保國安民皇天監之
亦克昌焉曩者我中國宋君奢縱怠荒奸臣亂政天監否德
於是命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統中華生民賴以安靖七十餘

年至於後嗣不修國政任國非人致紀綱盡弛強凌弱衆暴寡民生嗟怨上達於天天用是革其命屬之於朕朕躬握乾符以主黔黎凡諸亂雄擅聲教違朕命者兵誅之順朕命者德撫之是以三十年間諸夏奠安外蕃賓服惟元臣蠻子哈刺章等尚率殘衆生釁寇邊興師致討勢不容已兵至捕魚兒海故元諸王駙馬率其部屬來降有撒馬兒罕數百人以貿易來者朕命官護歸已三年矣使者還王卽遣使來貢朕甚嘉焉王其益堅事大之誠通好往來使命不絕豈不保封國於悠久乎特遣官勞嘉其悉朕意徹等旣至王以其無厚賜拘留之敬鉦二人得還三十年正月復遣官齎書諭之曰朕卽位以來西方諸商來我中國互市者邊將未嘗阻絕朕

復敕吏民善遇之由是商人獲利疆場無擾是我中華大有
惠於爾國也前遣寬徹等往爾諸國通好何故至今不返吾
於諸國未嘗拘留一人而爾顧拘留吾使豈理也哉是以近
年回回入境者亦令於中國互市待徹歸放還後諸人言有
父母妻子吾念其至情悉縱遣之今復使使諭爾俾知朝廷
恩意毋梗塞道路致啓兵端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
惠懋不懋爾其惠且懋哉徹乃得還成祖卽位之冬遣官齎
鹽書綵幣使其國未幾黑的兒火者卒子沙迷查干嗣永樂
二年使使貢玉璞名馬宴賚有加時哈密忠順王安克帖木
兒爲可汗鬼力赤毒死沙迷查干率師討之帝嘉其義遣使
賚以綵幣令與嗣忠順王脫脫敦睦四年夏來貢命鴻臚寺

丞劉帖木兒齋敕幣勞賜與其使者偕行秋冬暨明年夏三人貢因言撒馬兒罕本其先世故地請以兵復之命中官把太李達及劉帖木兒齋敕戒以審度而行毋輕舉因賜之綵幣六年太等還言沙迷查干已卒弟馬哈麻嗣帝卽命太等往祭并賜其新王八年以朝使往撒馬兒罕者馬哈麻待之厚遣使齋綵幣賜之明年貢名馬文豹命給事中傅安送其使還資金織文綺時瓦剌使者言馬哈麻將襲其部落因諭以順天保境之義十一年其貢使將至甘肅命所司宴勞且敕總兵官李彬善遇之明年冬有自西域還者言馬哈麻母及弟相繼卒帝愍之命安齋敕慰問資以綵幣已而馬哈麻亦卒無子從子納黑失只罕嗣十四年春使來告喪命安及

中官李達弔祭卽封其嗣子爲王賚文綺弓刀甲冑其母亦有賜明年遣使來貢言將嫁女撒馬兒罕請以馬市救匱命
中官李信等以綺帛各五百匹助之十六年貢使速哥言其
王爲從弟歪思弑之而自立從其部落西去更國號曰亦力
把里帝以番俗不足治授速哥爲都督僉事而遣中官楊忠
等賜歪思弓刀甲冑及文綺綵幣其頭目忽歹達等七十餘
人竝有賜自是奉貢不絕宣德元年帝嘉其尊事朝廷遣使
賜之鈔幣明年入貢授其正副使爲指揮千戶賜誥命冠帶
自後使臣多授官三年貢駝馬命指揮昌英等齎璽書綵幣
報之時歪思連歲貢而其母鎖魯檀哈敦亦連三歲來貢歪
思卒子也先不花嗣正統元年遣使來朝貢方物後亦頻入

貢故王歪思之壻卜賽因亦遣使來貢十年也先不花卒也
密力虎者嗣明年貢馬駝方物命以綵幣賜王及王母景泰
三年貢玉石三千八百斤禮官言其不堪用詔悉收之每二
斤賜帛一匹天順元年命千戶于志敬等以復辟論其王且
賜綵幣成化元年禮官姚夔等定西域朝貢期令亦力把里
三歲五歲一貢使者不得過十人自是朝貢遂稀其國無城
郭宮室隨水草畜牧人性獷悍君臣上下無體統飲食衣服
多與瓦剌同地極寒深山窮谷六月亦飛雪
哈烈一名黑魯在撒馬兒罕西南三千里去嘉峪關萬二千
餘里西域大國也元駙馬帖木兒旣君撒馬兒罕又遣其子
沙哈魯據哈烈洪武時撒馬兒罕及別失八里咸朝貢哈烈

道遠不至二十五年遣官詔諭其王賜文綺綵幣猶不至二
十八年遣給事中傅安郭驥等攜士卒千五百人往爲撒馬
兒罕所留不得達三十年又遣北平按察使陳德文等往亦
久不還成祖踐阼遣官齎璽書綵幣賜其王猶不報命永樂
五年安等還德文徧歷諸國說其酋長入貢皆以道遠無至
者亦是年始還德文保昌人采諸方風俗作爲歌詩以獻帝
嘉之擢僉都御史明年復遣安齎書幣往哈烈其酋沙哈魯
把都兒始遣使隨安朝貢七年達京師復命齎賜物偕其使
往報明年其酋遣使朝貢撒馬兒罕酋哈里者哈烈酋兒子
也二人不相能數構兵帝因其使臣還命都指揮白阿兒忻
合齎敕諭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各遂其生朕統御天下

一視同仁無間遐邇屢嘗遣使諭爾爾能虔修職貢撫輯人
民安於西徼朕甚嘉之比聞爾與從子哈里構兵相仇朕爲
惻然一家之親恩愛相厚足制外侮親者尚爾乖戾疎者安
得協和自今宜休兵息民保全骨肉共享太平之福因賜綵
幣表裏并敕諭哈里罷兵亦賜綵幣白阿兒忻台旣奉使徧
詣撒馬兒罕失刺思俺的干俺都淮土魯番火州柳城哈實
哈兒諸國賜之幣帛諭令入朝諸酋長咸喜各遣使偕哈烈
使臣貢獅子西馬文豹諸物十一年達京師帝喜御殿受之
犒賜有加自是諸國使竝至皆序哈烈於首及歸命中官李
達吏部員外郎陳誠戶部主事李暹指揮金哈藍伯等送之
就齋壘書文綺紗羅布帛諸物分賜其酋十三年達等還哈

烈諸國復遣使偕來貢文豹西馬及他方物明年再貢及還命陳誠齋書幣報之所過州縣皆宴餞十五年遣使隨誠等來貢明年復貢命李達等報如初十八年偕于闐八荅黑商來貢二十年復偕于闐來貢宣德二年其頭目打刺罕亦不刺來朝貢馬自仁宗不勤遠略宣宗承之久不遣使絕域故其貢使亦稀至七年復命中官李貴通西域敕諭哈烈酋沙哈魯曰昔朕皇祖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爾等尊事朝廷遣使貢獻始終如一今朕恭膺天命卽皇帝位至宰萬方紀元宣德小大政務悉體皇祖奉天恤民一視同仁之心前遣使臣齋書幣往賜道阻而回今已開通特命內臣往諭朕意其益順天心永篤誠好相與還往同爲一家俾商旅通行各遂

所願不亦美乎因賜以文綺羅錦貴等未至其貢使法虎兒
丁巳抵京師卒於館命官致祭有司營葬尋復遣使隨貴貢
駝馬玉石明年春使者歸復命貴護送賜其王及頭日綵幣
是年秋及正統三年竝來貢英宗功冲大臣務休息不欲疲
中國以事外蕃故遠方通貢者甚少至天順元年復議通西
域大臣莫敢言獨忠義衛吏張昭抗疏切諫事乃止七年帝
以中夏乂安而遠蕃朝貢不至分遣武臣齎璽書綵幣往諭
於是都指揮海榮指揮馬全得哈烈然自是來者頗稀卽哈
烈亦不以時貢至嘉靖二十六年甘肅巡撫楊博言西域入
貢人多宜爲限制禮官言祖宗故事惟哈密每年一貢貢三
百人送十一赴京餘留關內有司供給他若哈烈哈三土魯

番天方撒馬兒罕諸國道經哈密者或三年五年一貢止送三五十人其存留賞賚俱如哈密例頃來濫放入京宜敕邊臣恪遵此例濫放者罪之制可然是時哈烈已久不至嗣後朝貢遂絕其國在西域最強大王所居城方十餘里壘石爲屋平方若高臺不用梁柱瓦甃中敞虛空數十間牕牖門扉悉雕刻花文繪以金碧地鋪氈罽無君臣上下男女相聚皆席地趺坐國人稱其王曰鎖魯檀猶言君長也男髡首纏以白布婦女亦白布蒙首僅露雙目上下相呼皆以名相見止稍屈身初見則屈一足三跪男女皆然食無匕箸有瓷器以葡萄酒交易用銀錢大小三等不禁私鑄惟輸稅於酋長用印記無印者禁不用市易皆征稅十二不知斗斛止設權

衡無官府但有管事者名曰刀完亦無刑法卽殺人亦止罰錢以姊妹爲妻妾居喪止百日不用棺以布裹屍而葬常於墓間設祭不祭祖宗亦不祭鬼神惟重拜天之禮無干支朔望每七日爲一轉周而復始歲以二月十月爲把齋月晝不飲食至夜乃食周月始茹葷城中築大土室中置一銅器周圍數丈上刻文字如古鼎狀游學者皆聚此若中國太學然有善走者日可三百里有急使傳箭走報俗尚侈靡用度無節土沃饒節候多暖少雨土產白鹽銅鐵金銀琉璃珊瑚琥珀珠翠之屬多育蠶善爲紈綺木有桑榆柳槐松檜果有桃李杏李梨葡萄石榴穀有粟麥麻菽獸有獅豹馬駝牛羊雞犬獅生於阿朮河蘆林中初生日閉七日始開土人於日閉時

取之調習其性稍長則不可馴矣其旁近俺都准八荅黑商
竝隸其國

俺都准在哈烈西北千三百里東南去撒馬兒罕亦如之城
居大村周十餘里地平衍無險田土膏腴民物繁庶稱樂土
自永樂八年至十四年偕哈烈通貢後不復至

八荅黑商在俺都准東北城周十餘里地廣無險阻山川明
秀人物朴茂浮屠數區壯麗如玉居西洋西域諸賈多販鬻
其地故民俗富饒初爲哈烈酋沙哈魯之子所據永樂六年
命內官把太李達賜其酋敕書綵幣并及哈實哈兒葛忒郎
諸部諭以往來通商之意皆卽奉命自是東西萬里行旅無
滯十二年陳誠使其國十八年遣使來貢命誠及內官郭敬

齋書幣往報天順五年其王馬哈麻遣使來貢明年復貢命使臣阿卜都刺襲父職爲指揮同知其國東臨白海西出于闐古國名自漢迄宋皆通中國永樂四年遣使來朝貢方物使臣辭歸命指揮神忠母撒等齋璽書偕行賜其酋織金文綺其酋打魯哇亦不刺金遣使者貢玉璞命指揮尚衡等齋書幣往勞十八年偕哈烈八荅黑商諸國貢馬命參政陳誠中官郭敬等報以綵幣二十年貢美玉賜賚有加二十二年貢馬及方物時仁宗初踐阼卽宴賚遣還先是永樂時成祖欲遠方萬國無不臣服故西域之使歲歲不絕諸蕃貪中國財帛且利市易絡繹道途商人率僞稱貢使多攜馬駝玉石聲言進獻旣入關則一切舟車水陸晨昏飲饌之費悉取

之有司郵傳困供億軍民疲轉輸比西歸輒緣道遲留多市
貨物東西數千里間騷然繁費公私上下罔不怨咨廷臣莫
爲言天子亦莫之恤也至是給事中黃驥極陳其害仁宗感
其言召禮官呂震責讓之自是不復使西域貢使亦漸稀于
闐自古爲大國隋唐間侵并戎盧扞彌渠勒皮山諸國其地
益大南距蔥嶺二百餘里東北去嘉峪關六千三百里大略
蔥嶺以南撒馬兒罕最大以北于闐最大元末時其主暗弱
鄰國交侵人民僅萬計悉避居山谷生理蕭條永樂中西域
憚天子威靈咸修職貢不敢擅相攻于闐始獲休息漸行賈
諸蕃復致富庶桑麻黍禾宛然中土其國東有白玉河西有
綠玉河又西有黑玉河源皆出崑崙山土人夜視月光盛處

入水採之必得美玉其鄰國亦多竊取來獻迄萬曆朝于闐亦間入貢

失刺思近撒馬兒罕永樂十一年遣使偕哈烈俺的干哈實哈兒等八國隨白阿兒忻台入貢方物命李達陳誠等齎敕偕其使往勞十三年冬其酋亦不刺金遣使隨達等朝貢天子方北巡至明年夏始辭還復命誠偕中官魯安齎敕及白金綵緞紗羅布帛賜其酋十七年遣使偕亦思弗罕諸部貢獅子文豹名馬辭還復命安等送之賜其酋絨錦文綺紗羅玉繫腰磁器諸物時車駕頻歲北征乏馬遣官多齎綵幣磁器市之失刺思及撒馬兒罕諸國其酋卽遣使貢馬以二十一年八月謁帝於宣府之行宮厚賜之遣還京師其人遂久

留內地不去仁宗嗣位趣之還乃辭去宣德二年貢駝馬方物授其使臣阿力爲都指揮僉事賜誥命冠帶嗣後久不貢至成化十九年與黑婁撒馬兒罕把丹沙諸國共貢獅子詔加優賚弘治五年哈密忠順王陝巴襲封歸國與鄰境野也克力酋結婚失刺思酋念其貧偕旁國亦不刺因之酋率其平章鎖和卜台知院滿可各遣人請頒賜財物助之成婚朝議義之厚賜陝巴并賜二國及其平章知院綵幣嘉靖三年與旁近三十二部竝遣使貢馬及方物其使者各乞蟒衣膝襪磁器布帛天子不能却命量子之自是貢使亦不至俺的干西域小部落元太祖盡平西域封子弟爲王鎮之其小者則設官置戍同之內地元凶各自割據不相統屬洪武

永樂間數遣人招諭稍稍來貢地大者稱國小者止稱地面
迄宣德朝效臣職奉表箋稽首闕下者多至七八十部而俺
的干則永樂十一年與哈烈竝貢者也迨十四年魯安等使
哈烈失刺思諸國復便道賜其酋長文綺然地小不能常貢
後竟不至

哈實哈兒亦西域小部落永樂六年把太孛達等齋救往賜
卽奉命十一年遣使隨白阿兒忻台人朝貢方物宣德時亦
來朝貢天順七年命指揮劉福普賢使其地其貢使亦不能
常至

亦思弗罕地近俺的干永樂十四年使俺都淮撒馬兒罕者
道經其地賜其酋文綺諸物十七年借鄰國失刺思共貢獅

豹西馬賚白金鈔幣使臣辭還命魯安等送之有馬哈木者願留京師從其請成化十九年與撒馬兒罕共貢獅子名馬番刀兜羅鎖幅諸物賜賚有加先是宣德六年有亦思把罕遣使臣迷兒阿力朝貢或云卽亦思弗罕

火刺札國微弱四圍皆山鮮草木水流曲折亦無魚蝦城僅里許悉土屋酋所居亦卑陋俗敬僧永樂十四年遣使朝貢命所經地皆禮待弘治五年其地回回怕魯灣等由海道貢玻璃瑪瑙諸物孝宗不納賜道里費遣還

乞力麻兒永樂中遣使朝貢惟獸皮鳥羽罽褐其俗喜射獵不事耕農西南傍海東北林莽深密多猛獸毒蟲有達巷無市肆交易用鐵錢

白松虎兒舊名速麻里兒嘗有白虎出松林中不傷人亦不
食他獸旬日後不復見國人異之稱爲神虎曰此西方白虎
所降精也因改國名其地無大山亦不生樹木無毒蟲猛獸
之害然物產甚薄永樂中嘗入貢昔世祖皇帝嘗親臨
答兒密服屬撒馬兒罕居海中地不百里人不滿千家無城
郭上下皆居板屋知耕植有毛褐布縷馬駝牛羊刑止筮扑
交易兼用銀錢永樂中遣使朝貢賜大統曆及文綺藥茶諸
物

納失者罕東去失刺思數日程皆舟行城東平原饒水草宜
畜牧馬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俗重僧所至必供飲食
然好氣健鬪鬪不勝者衆噬之永樂中遣使朝貢使臣還歷

河北轉關中抵甘肅有司皆置宴樂中後始陳貢物
敏直城永樂中來貢其國地廣多高山日中為市諸貨駢集
貴中國磁漆器產異香駝馬
日落國永樂中來貢弘治元年其王亦思罕答兒魯密帖里
牙復貢使臣奏求絳絲夏布磁器詔悉予之

米昔兒一名密思兒永樂中遣使朝貢既宴賚命五日一給
酒饌果餌所經地皆置宴正統六年王鎖魯檀阿失刺福復
來貢禮官言其地極遠未有賜例昔撒馬兒罕初貢時賜予
過優今宜稍損賜王綵幣十表裏紗羅各三匹白縠絲布白
將樂布各五匹洗白布二十四匹王妻及使臣遞減從之自後
不復至

黑婁近撒馬兒罕世爲婚姻其地山川草木禽獸皆黑男女
亦然宣德七年遣使來朝貢方物正統二年其王沙哈魯鎖
魯檀遣指揮哈只馬黑麻奉貢命齋敕及金織紵絲綵絹歸
賜其王六年復來貢景泰四年偕鄰境三十一部男婦百餘
人貢馬二百四十有七騾十二驢十駝七及玉石礪砂鑛鐵
刀諸物天順七年王母塞亦遣指揮僉事馬黑麻捨兒班等
奉貢賜綵幣表裏紵絲襲衣擢其使臣爲指揮同知從者七
人俱爲所鎮撫成化十九年與失刺思撒馬兒罕把丹沙共
貢獅子把丹沙之長亦稱鎖魯檀馬黑麻景泰七年嘗入貢
至是復偕至弘治三年又與天方諸國貢駝馬玉石
討來思地小周徑不百里城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

俗佞佛婦人王家柄產牛羊馬駝有布縷毛褐土宜稼麥無
稻交易用錢宣德六年入貢明年命中官李貴齎書獎勞
賜文綺綵帛以地小不能常貢詔黑龍景泰十年嘗入貢
阿速近天方撒馬兒罕幅員甚廣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
有魚鹽之利土宜耕牧敬佛畏神好施惡鬪物產富寒暄適
節人無飢寒夜鮮寇盜雅稱樂土永樂十七年其酋牙忽沙
遣使貢馬及方物宴賚如制以地遠不能常貢天順七年命
都指揮白全等使其國竟不復再貢
沙哈魯在阿速西海島中永樂時遣七十七人來貢日給酒
饌果餌異於他國其地山川環抱饒畜產人性朴直恥鬪好
佛王及臣僚處城中庶人悉處城外海產奇物西域賈人以

輕直市之其國人不能識

天方古筠冲地一名天堂又曰默伽水道自忽魯謨斯四
日始至自古里西南行三月始至其貢使多從陸道入嘉峪
關宣德五年鄭和使西洋分遣其儕詣古里聞吉里遣人往
天方因使人齎貨物附其舟偕行往返經歲市奇珍異寶及
麒麟獅子駝雞以歸其國王亦遣陪臣隨朝使來貢宣宗喜
賜賚有加正統元年始命附瓜哇貢舟還賜幣及敕獎其王
六年王遣子賽亦得阿力與使臣賽亦得哈三以珍寶來貢
陸行至哈刺遇賊殺使臣傷其子右手盡劫貢物以去命守
臣察治之成化二十三年其國中回回阿立以兒納的游中
土四十餘載欲往雲南訪求乃攜寶物鉅萬至滿刺加附行

人左輔舟將入京進貢抵廣東爲帝舶中官韋眷侵剋阿立
怨赴京自訴禮官請估其貢物酬以直許訪况於雲南時眷
懼罪先已夤緣於內帝乃責阿力爲間諜假貢行奸令廣東
守臣逐還阿立乃號哭而去弘治三年其王速檀阿黑麻遣
使偕撒馬兒罕土魯番貢馬駝玉石正德初帝從御馬太監
谷大用言令甘肅守臣訪求諸番騾馬驢馬番使云善馬出
天方守臣因請諭諸番貢使傳達其玉俾以入貢兵部尚書
劉宇希中官指議令守臣善擇使者與通事親詣諸番曉諭
從之十三年王寫亦把刺克遣使貢馬駝梭幅珊瑚寶石魚
牙刀諸物詔賜蟒龍金織衣及麝香金銀器嘉靖四年其王
亦麻都兒等遣使貢馬駝方物禮官言西人來貢陝西行都

司稽留半年以上始爲具奏所進玉石悉粗惡而使臣所私貨皆良乞下按臣廉問自今毋得多攜玉石煩擾道途其貢物不堪者治都司官罪從之明年其國額祿都抗等八王各遣使貢玉石王客郎中陳九川簡退其粗惡者使臣怨通事胡士紳亦憾九川因詐爲使臣奏詞誣九川盜玉坐下詔獄拷訊尚書席書給事中解一貫等論救不聽竟戍邊十一年遣使偕土魯番撒馬兒罕哈密諸國來貢稱王者至二十七人禮官言舊制惟哈密與朶顏三衛比歲一貢貢不過三百人三衛地近盡許入都哈密則十遣其二餘留待於邊若西域則越在萬里素非屬國難視三衛貢期而所遣使人倍踰恆數番文至二百餘通皆以索取叛人牙木蘭爲詞竊恐託

詞窺伺以覘朝廷處分邊臣不遵明例槩行起送有非法體
乞下督撫諸臣遇諸番人來貢分別存留起送不得概遣入
京且嚴飭邊吏毋避禍目前賄患異日貪納款之虛名恣禦
邊之實策帝可其奏故事諸番貢物至邊臣驗上其籍禮官
爲按籍給賜籍所不載許自行貿易貢事旣竣卽有餘貨責
令攜歸願入官者禮官奏聞給鈔正德末黠番猾胥交關罔
利始有貿易餘貨令市僧評直官給絹鈔之例至是天方及
土魯番使臣以其籍餘玉石鏗刀諸貨固求準貢物給賞禮
官不得已以正德間例爲請許之番使多買人來輒挾重貨
與中國市邊吏嗜賄侵尅多端類取償於公家或不當其直
則怏然不止是歲貢使皆黠悍旣習知中國情且憾邊吏之

侵尅也屢訴之禮官却不問鎮守甘肅中官陳浩者當番使人貢時令家奴王洪多索名馬玉石諸物使臣憾之一日遇洪於衢卽執詣官以証實其事禮官言事關國體須大有處分以服遠人之心乃命三法司錦衣衛及給事中各遣官一人赴甘肅按治洪迄獲罪十七年復貢其使臣請游覽中土禮官疑有狡心以非故事格之二十二年偕撒馬兒罕土魯番哈密魯迷諸國貢馬及方物後五六年一貢迄萬曆中不絕天方於西域爲大國四時常似夏無雨雹霜雪惟露最濃草木皆資之長養土沃饒粟麥黑黍人皆頎頎男子削髮以布纏之婦女則編髮蓋頭不露其面相傳回回設教之祖曰馬哈麻者首於此地行教死卽葬焉墓頂常有光日夜不熄

後人遵其教久而不衰故人皆向善國無苛擾亦無刑罰土
下安和寇賊不作西土稱爲樂國俗禁酒有禮拜寺月初生
其王及臣民咸拜天號呼稱揚以爲禮寺分四方每方九十
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爲柱黃甘玉爲地其堂以五色石
砌成四方平頂內用沈香大木爲梁凡五又以黃金爲閣堂
中垣墉悉以薔薇露龍涎香和土爲之守門以二黑獅堂左
有司馬儀墓其國稱爲聖人塚土悉寶石圍牆則黃甘玉兩
旁有諸祖師傳法之堂亦以石築成俱極壯麗其崇奉回回
教如此瓜果諸畜咸如中國西瓜甘瓜有一人不能舉者桃
有重四五斤者雞鴨有重十餘斤者皆諸畜所無也馬哈麻
墓後有一井水清而甘泛海者必汲以行遇颶風取水灑之

卽息當鄭和使西洋時傳其風物如此其後稱王者至二三十人其俗亦漸不如初矣

默德那回回祖國也地近天方宣德時其酋長遣使偕天方使臣來貢後不復至相傳其初國王謨罕慕德生而神靈盡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爲別詣扶爾猶言天使也國中有經三十本凡三千六百餘段其書旁行兼篆草楷三體西洋諸國皆用之其教以事天爲主而無像設每日西向虔拜每歲齋戒一月沐浴更衣居必易常處隋開皇中其國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迄元世其人徧於四方皆守教不替國中城池宮室市肆田園大類中土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諸技其織文製器尤巧寒暑應候民殷物繁五穀六

畜咸備俗重殺不食猪肉嘗以白布蒙頭雖適他邦亦不易其俗

坤城西域回回種宣德五年其使臣者馬力丁等來朝貢駝馬時有開中之令使者即輸米一萬六千七百石於京倉中鹽及辭還願以所納米獻官帝曰回人善營利雖名朝貢實圖貿易可酬以直於是予帛四十匹布倍之其後亦嘗貢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萬方遣使四出招徠由是西域大小諸國莫不稽顙稱臣獻琛恐後又北窮沙漠南極溟海東西抵日出沒之處凡舟車可至者無所不屆自是殊方異域鳥言侏儻之使輻輳闕廷歲時頒賜庫藏為虛而四方奇珍異寶名禽殊獸進獻尚方者亦日增月益蓋兼漢唐之盛而

有之百王所莫竝也餘威及於後嗣宣德正統朝猶多重譯
而至然仁宗不務遠略踐阼之初卽撤西洋取寶之船停松
花江造舟之役召西域使臣還京敕之歸國不欲疲中土以
奉遠人宣德繼之雖間一遣使尋亦停止以故邊隅獲休息
焉今采故牘嘗奉貢通名天朝者曰哈三曰哈烈兒曰沙的
蠻曰哈的蘭曰掃蘭曰七克力曰把力黑曰俺力麻曰脫忽
麻曰察力失曰幹失曰卜哈刺曰怕刺曰你沙兀兒曰克失
迷兒曰帖必力思曰火壇曰火占曰苦先曰牙昔曰牙兒干
曰戎曰白曰兀倫曰阿端曰邪思城曰捨黑曰擺音曰克虬
計二十九部以疆域褊小止稱地面與哈烈哈實哈兒賽藍
亦力把力失刺思沙鹿海牙阿速把丹皆由哈密入嘉峪關

或三年五年一貢入京者不得過三十五人其不由哈密者更有乞兒麻米兒哈蘭可脫乧蠟燭也的干刺竹亦不刺因格失迷乞兒吉思羽奴思哈辛十一地面亦嘗通貢

魯迷去中國絕遠嘉靖三年遣使貢獅子西牛給事中鄭一鵬言魯迷非常貢之邦獅子非可育之獸請却之以光聖德禮官席書等言魯迷不列王會其真偽不可知近土魯番數侵甘肅而邊吏於魯迷冊內察有土魯番之人其狡詐明甚請遣之出關治所獲間諜罪帝竟納之而令邊臣察治五年冬復以二物來貢既頒賜其使臣言長途跋涉費至二萬三千餘金請加賜御史張祿言華夷異方人物異性留人養畜不惟違物抑且拂人况養獅日用二羊養西牛日用果餌獸

相食與食人合聖賢皆惡之又調御人役日需供億以光祿
有限之財充人獸無益之費殊爲拂經乞返其人却其物薄
其賞明中國聖人不貴異物之意不納乃從禮官言如弘治
撒馬兒罕例益之二十二年偕天方諸國貢馬及方物明年
還至甘州會迤北賊入寇總兵官楊信令貢使九十餘人往
禦死者九人帝聞禡信職命有司棺斂歸其喪二十七年三
十三年竝入貢其貢物有珊瑚琥珀金剛鑽石瓷器鎖服撒
哈刺帳羚羊角西狗皮捨列猴皮鐵角皮之屬